



光緒順天府志

人物志  
鑒誠  
方技  
上  
下

ル 5  
1481  
52





明  
凡  
呂  
6  
號  
卷

凡  
5  
1481  
52



人物志十六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六

鑒誠上  
南海廖廷相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漢  
中行說

後魏

公孫表 子軌

李訢

盧昶

北齊

盧宗道

平季

隋

盧賁

盧斐

郭秀

盧賁



唐

張知泰 弟知默

高尙

朱泚 弟滔 孫克融

吳少誠

劉總

張直方

高駢

張公素

李全忠 子匡威 匡篤

後唐

張文禮 子處瑾

趙德鈞

後晉

王瑜

趙在禮

古之史官聞善必錄見惡必書所以示勸懲固風化也大抵志行詭激者流其智足以惑人其才足以馭衆并有讀書以佐其口辨諳事以助其便捷當其得意非不自以為能立身一敗先禍人國并禍其身生為至愚死為大僂有才與無才同大智乃大拙也論

衡云班叔皮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謹援其例自漢至明得若干人錄而傳之以警後世志鑒誠漢

中行說燕人宦者匈奴老上單于初立文帝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闕氏使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所呂強者呂衣食異無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十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呂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呂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呂視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呂計識史記其詞漢使或訾咲匈奴俗無禮義者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

作其人衆畜牧

史記作物漢書匈奴傳

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



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疏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顧漢所輸匈奴糴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禾稼耳通鑑十四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說復事之漢書匈奴傳

後魏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為諸生慕容冲以為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魏書列傳皇始二年魏書太祖紀慕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啟其機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旨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

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事討吐京叛胡為胡所敗表以先諫止

屈太宗善之賜爵固安子魏書列傳神瑞二年河西饑胡屯聚推白亞

栗斯為盟主號大將軍反於上黨詔表討之魏書太祖紀合表與姚興

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魏書列傳表未至通鑑百十七眾廢

栗斯而立劉虎魏書列傳表以胡人內自攜貳通鑑百十七有解散之勢遂

不與戍將相聞率眾討之法令不整為胡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

宗深銜之魏書列傳假相州刺史叔孫建安平公督表討虎斬首萬餘

級魏書列傳及劉裕征姚興兖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

表隨叔孫建屯枋頭魏書列傳泰常七年宋武帝殂北史魏紀一議取河南

侵地魏書列傳詔假司空奚斤都督前鋒諸軍事表為吳兵將軍廣州

刺史魏書太祖紀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太宗怒其不先畧

地切責之魏書奚斤傳乃南巡為之聲援表等既剋滑臺引師西伐大



破司馬

二字據奚斤傳補

崔廣于土樓

原作王樓今據宋書索虜傳魏書奚斤傳更正

遂圍虎牢

車駕次汲郡

魏書列傳

虎牢守將毛德祖

奚斤傳

與表有舊表有權畧德

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

原作鄭兵鄭兵奚斤將軍號也魏書作晉兵今據通

鑑云表與之連謀每遣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奚斤奚斤疑

之以告

宋書索虜傳

表本與太史令王亮同營署輕侮亮亮奏表置軍

虎牢東不得便利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前後

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時年六十四以賊未退祕而不宣初表

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為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為

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為

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子軌

魏書列傳

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為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

馬

魏書附公孫表傳

始光四年

魏書世祖紀

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

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

原作獨不採把此從北史世祖

乃親探金賜之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賜卿者欲顯廉於

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為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

魏書附傳

軌數立無禮玄懼詣郊受命

北史公孫表附傳

上表請比內藩

軌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

魏書附傳

神麌三年宋

將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沿河西行

世祖紀

遣其部將姚繼夫濟河攻

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為

虎牢鎮將初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合驢

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為之語曰驢無疆弱輔脊自壯衆

共嗤之坐徵還軌既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

孫軌為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

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



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孽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早亡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魏書附傳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為平西將軍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諡曰襄侯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世祖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朕子孫矣因識眇之世祖舅平陽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宦達可以女妻之遂勸成婚

魏書列傳

真君五年超為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

魏書杜超傳

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異

眾必為朕家幹事之臣

魏書列傳

訢器識既美

魏書傳論

聰敏機辯彊記明

察初李靈為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博士助教世祖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遂除

中書助教博士稍見任用入授高宗經高宗即位訢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贈爵扶風公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

魏書列傳

內參機密出入詔命

魏書李順附傳

高宗顧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幾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

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官拜謝出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為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百姓稱之

魏書列傳

天安元年

魏書顯祖紀

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

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

北史列傳

書奏顯祖從之

魏書列傳

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

顯祖紀

以訢治



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受納民財及商  
 胡珍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  
 奏聞敷不許魏書列傳皇興四年顯祖紀顯祖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  
 抵罪魏書列傳時敷弟奕得幸於馮太后帝意已疏之有司以中旨諷  
 訢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  
 恩踰同生今在事勸吾為此吾情所不忍每引簪自刺解帶自絞  
 終不得死且安能知其陰事攸曰何為為人死也有馮闡者先為  
 敷所敗其家深怨之今詢其弟敷之陰事可得也訢從之又趙郡  
 范擲具列敷兄弟事狀凡二十餘條通鑑百三十二案二原作  
 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  
 百鞭髡刑配為廝役未幾復為太倉令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擲陳  
 端北史等計令千里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歲月

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遠近困敝道路羣譏曰畜聚斂之臣未  
 若盜臣訢弟左將軍璞通鑑作瑛考異曰魏典瑛作璞今從  
 曰范擲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  
 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  
 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擲訢既寵於顯祖參決  
 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曲節事之擲以無功起家拜  
 盧奴令魏書列傳時尚書趙黑得幸兩宮與訢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  
 郎崔鑑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監公孫遵  
 為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爭於殿庭顯祖  
 疑之訢與黑遂為深隙竟坐黑為監藏時多所截沒黜為門士黑  
 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為尚書魏書閣顯祖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  
 公魏書列傳黑告訢專咨遂出為徐州刺史闕官范擲知文明太后忿



訖也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訴外叛魏書黑構成

之閩官文明太后徵訖至京師言其叛狀訖曰無之引擿證訖訖

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

甚矣擿曰公德於擿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擿今不敢

忍於公乎訖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伊貽戚方悔於心何嗟及矣

遂見誅璞字季真北史作季直性敦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太常卿

先訖卒諡曰穆魏書列傳

盧昶字叔達小字師顏范陽涿人青州刺史度世之子學涉經史

早有時譽太和初為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魏書附盧玄傳十八

年詔使於齊北史魏紀三高祖勅副使王清石曰昶是寬柔君子無多

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魏書附傳

及至彼遇齊明立北史附盧玄傳於是高祖南討昶兄淵為別道將魏書附傳

齊明遂酷遇昶以腐米臭魚莖豆供之昶本非骨鯁北史附傳怖懼食

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甯辭氣不屈死於館下通鑑百昶還高祖

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隕卿不能

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以辱君父縱不遠

慙蘇武甯不近愧思甯遂見罷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秘書丞

景明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兼尚書

魏書附傳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以為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

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至因陳時政多所勸誠詔書褒

美其意北史附傳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職而已

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附為世宗所寵時論鄙之魏書附傳

號曰饑鷹侍中魏書常山昶與安東將軍邢巒不平御史中尉崔

亮昶之黨也昶令亮糾巒魏書邢巒傳巒賂暉得免通鑑目錄十四出除鎮東

亮昶之黨也昶令亮糾巒魏書邢巒傳巒賂暉得免通鑑目錄十四出除鎮東



將軍徐州刺史永平四年琅邪民王萬壽斬梁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以胸山降

魏書世宗紀

昶遣琅邪戍主傅文驥入城據守

梁將馬仙琕等攻圍文驥詔昶率眾赴之

魏書島夷傳

昶表此兵九千

賊眾四萬請益兵六千石詔遣四千人赴之昶既儒生本

少將畧又羊祉子燮為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

魏書

附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先走退諸君相尋奔遁遇

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畧江右唯鍾山王英

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為甚焉

北史附傳

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

至郟城假趙遐節以為軍威

魏書趙逸附傳

世宗遣黃門甄琛馳驛餽昶

窮其敗狀免官論坐未幾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

進號鎮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冀州

刺史諡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郵

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魏書附傳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羸疎無賴長去來燕恆

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自代至秀容因事余朱榮

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

魏書術藝傳

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

北史藝術傳

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

亦相率朝於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

免害者數十人

魏書列傳

時榮既有異圖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靈助

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

魏書朱榮傳

榮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

靈助曰天穆亦不吉惟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

持遂便愧悔乃迎莊帝

北史朱榮傳

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

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幽州刺史又從上黨王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助會



尔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合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莊帝詔靈助筮之魏書列傳靈助曰必破

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尙書左僕射北史列傳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邱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侯淵傳作韓樓滅之於薊仍釐州務

加車騎大將軍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尔朱榮死莊帝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能動衆又以尔朱有誅滅之兆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爲莊帝舉

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甍爲人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多信之魏書列傳初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合襲秀容尔朱兆

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回師禦之爲步蕃所敗魏書尔朱兆傳故靈助昌言尔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悉

從之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魏書列傳前廢帝以山東行臺叱列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會討魏書叱列延慶傳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

待變通鑑百五十五延慶曰劉靈助庸人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甯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詭言西歸靈助必信潛軍往襲一往可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

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魏書叱列延慶傳支分其體傳首洛陽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尔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卦成不吉以手折著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

齊獻武以明年閏三月破西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



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魏書列傳劉弁范陽人

善卜筮亦有名於世魏書耿玄傳

北齊

盧宗道范陽涿人文偉子性麤率北齊書盧文偉附傳動作狂狹北史盧觀附傳歷

尚書郎通直散騎常侍後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筵滿

座中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北齊書附傳宗道

卽以遺之北史附傳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

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坡北史坡上有城字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

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

除名北齊書附傳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北齊書酷吏傳魏侍中章武伯同長子魏書盧同傳

性殘忍以強斷知名北齊書列傳武定中魏書盧同附傳世宗引為相府北史作大

將軍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遷

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

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

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

動卽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足屏氣皆目之為盧校書北齊書列傳

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北史列傳天保五年通鑑目錄卷十六尚書郎中

魏收撰魏書成北齊書王松年傳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斐譏議云史

書不直北齊書魏收傳語楊愔云魏收合誅北齊書李構傳收不勝憤啟誣其欲

加屠害魏收傳愔黨助收遂白罪斐李構傳帝大怒親自詰責魏收傳髡

頭鞭二百李構傳病死獄中北齊書列傳

郭秀范陽涿人也北史恩幸傳北齊書作范陽涿郡人案魏書

事高祖為行臺右丞北齊書恩幸傳封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



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北史秀遇疾高

祖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啟為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

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北齊書

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北史

列初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惟郭秀小人有

累明德恩幸秀忌嫉楊愔北史愔從兄幼卿為歧州刺史以直言

忤旨見誅秀致書恐之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沈者

變易姓名屏居削迹北齊書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即日斥孝

義終身不齒北齊書

平季字稚穆北史作幼穆燕國薊人祖濟武威太守父雅州秀才與沙

門法秀謀反伏誅季坐腐刑入事宮掖除小黃門魏書累遷新

興太守北史恩幸傳肅宗崩與尔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魏書閻

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

騎大將軍卒北史恩幸傳

隋書盧賁字子徵范陽涿人也隋書作涿郡范陽郡今

郡公賁畧涉書記頗解鍾律隋書在周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

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司武上士北史盧同附傳時高祖為大司馬原

武據北史賁知為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即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

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不知所從原

去今據通鑑改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

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眾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

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卻高祖得入賁恒

典宿衛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隋書承間進

頤天守志二百六



說以應天順人之事北史附傳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奏改周代  
 旂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元武千秋萬歲之旂皆賁所創  
 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頴蘇威共  
 掌朝政賁甚不平隋書列傳前後短頴於上上怒之被疎黜隋書高頴傳賁  
 因諷柱國劉昉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頴威五人相與  
 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數謁  
 殿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  
 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爲民  
 賁歲餘復爵位檢校太常卿隋書列傳令監新造厯隋書律厯志賁以古樂  
 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  
 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  
 十六枚而在一簾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簾此則七八之義其來

遠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爲宮夫  
 樂者治之本移風易俗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中治亂斯應  
 周武以林鍾爲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卽黃鍾下生之義  
 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爲王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  
 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  
 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卽  
 改七懸八以黃鍾爲宮詔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隋書列傳賁  
 撰著樂書爲當時所用通典百四十三未幾歷郢號懷三州刺史在懷州  
 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北史列傳以溉烏  
 鹵民賴其利後轉齊州刺史民饑米穀踴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北史  
 而自糶作糶官米坐除名爲民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  
 馬時卿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



過者位與高頴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  
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伸私耳  
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績有怨言上  
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隋書賁二三其  
德見遺末路北史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并有佐命之功雖性  
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  
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願命於我我  
將為治又欲亂之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  
難信也遂廢卒於家隋書列傳

唐

張知泰幽州方城人徙家歧弟知默皆明經高第曉吏治新書張  
知泰附傳  
當時明公爭引薦之遞歷畿赤調露後又歷臺省通天中知泰

為洛州司馬

舊書張知泰附傳

奏置東郡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

駭樵米踊貴卒罷不用議者羞薄之

新書

知默為秋官郎中舊書附傳

與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臣守慎雖其甥

惡鞠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為浮屠后許之而知默卒陷酷吏新書附傳

神龍元年中宗踐極知泰自兵部侍郎授右御史大夫加銀青光

祿大夫進封漁陽郡公以忤武三思出為并州刺史天平軍使舊書

列傳終魏州刺史諡曰定新書列傳知默身死除名舊書中宗紀子孫禁錮為

張氏羞新書列傳

高尙幽州雍奴人也本名不危舊書列傳母老丐食自給尙客河朔不

肯歸新書臣傳與令狐朝鄰里通其婢生一女遂收之尙頗篤學贍

文辭舊書列傳嘗喟然謂汝南周銑曰吾當作賊死不能齧草根求活

也李齊物為新平太守舊書列傳作懷州刺史薦諸朝賚錢三萬介之見高力



士力士以為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新書列傳天祿六載安祿山奏為平盧掌書記出入卧內祿山

肥多睡尚執筆在旁或通宵焉繇是寢親厚遂與祿山解圖讖導其反舊書列傳祿山以尚為謀主安祿山傳寇陷東京偽授中書侍郎舊書列傳

賊所下赦令皆尚為之新書列傳始尚與嚴莊孫孝哲計畫白祿山以為事必成舊書列傳會李光弼敗史思明于嘉山收郡十三河南諸郡

皆嚴兵守潼關不開新書列傳漁陽路絕通鑑二百十八祿山懼召尚責曰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

尚見我為遣出凡數日田乾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新書列傳祿山喜遂召尚等飲宴作樂自唱歌以送酒待之如初及安慶緒至相州

偽授侍中舊書列傳史思明斬慶緒乃誅尚殊而膊之新書祿山傳舊書祿山傳之縊殺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珪事安史二賊偽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狠刻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滔并為李懷仙

部將輕財好施陰儲凶德新書逆臣傳大厯三年泚滔及朱希彩共殺懷仙希彩自稱留後領節度新書李懷仙傳頗委信之新書列傳七年滔又與

判官李子援李懷仙傳作李瑗謀殺希彩而立泚通鑑二百二十九遣使至京師聽命即拜盧龍節度使封懷甯郡王泚上書謝遣滔防秋

代宗手詔褒美新書列傳幕府蔡廷王勸泚入朝泚內畏滔逼已滔亦勸泚新書蔡廷王傳九年泚上表請領步騎三千入覲舊書列傳乃以軍屬滔

蔡廷王傳自幽州首為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新書列傳泚至京師內殿引見舊書列傳賜資隆

渥滔攝後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為滔所賣不得志乃請留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汴宋淄青使泚主之新書列傳十

留帝因授滔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汴宋淄青使泚主之新書列傳十



一年拜同平章出鎮奉天舊書列傳賜禁中兵以為寵遷檢校司空代

李抱玉為隴右節度副大使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

遂甯德宗立改鎮鳳翔新書列傳吐蕃雲南蠻寇黎茂文扶四州泚敗

之於七盤城新書德宗紀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

屯原州懷光前督作泚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恟懼劉文

喜因劫眾以亂請留秀實又請屬泚詔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乘城

詔泚攻之裨將劉海濱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

之詔加中書令還屯進拜太尉滔合田悅叛遣人與泚相聞馬燧

獲其書帝詔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

以張鎰節度鳳翔遷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新書列傳

姜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之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詒害不

從新書姜公輔傳四年德宗紀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姚令

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澹水京兆尹王翊使吏供軍

糲飯菜肴眾怒羣譟乃反旗而鼓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既上變乃

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劫以西行帝遣使者開諭賊已

陣通化門殺使者新書列傳時關東河北頻戰不利屢發禁兵東征警

衛遂虛帝乃出自苑北門六軍羽衛纔數十騎趙元一奉天錄姜公輔叩

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嘗怫鬱不自抑

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為羣凶得之帝倉卒不及聽姜公輔傳乘輿次咸

陽傳食而過遂幸奉天奉天錄賊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

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偽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眾心夜數

百騎復往乃擁徒向闕下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百官三日赴

行在留者守本司違令誅徙居白華殿或說以迎天子泚願望等

然光祿卿源休至教以不臣詭稱符命泚說張光晟李忠臣皆新



失職怨望亦勸成之大將張延芝涇將段誠諫引潰兵三千自襄城來泚自謂得人助逆志益堅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新書泚以段秀實失兵必憤恨且素有人望使騎迎入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欲圖泚案秀實傳又有姚然令言首謀迎泚秀實豈反與結若使與結則亦不必竊印矣奉天錄但言潛結劉海賓較確今刪去會源休教泚偽迎天子遣將韓昱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昱得符還新書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笏奮踊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逐汝反邪遂擊之舊書秀實傳泚舉臂捍笏中額

流血巖面匍匐走新書秀實傳明日大陳旗章金石於廷僭卽帝位於

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新書領兵侵逼奉天舊書泚先以數

十騎從西門出埋伏於漠谷之隅自將數十騎從東門出直抵泚營壁壘泚驚不覺墜榻新書列傳言渾瑊伏兵於漠谷引數千騎

杜希全等赴難將至上議所向盧杞曰漠谷路近賊邀擊卽出兵應接通鑑胡三省注云在奉天城西北城伏兵漠谷去長安甚遠

無緣跳攻若使攻長安又無庸伏兵漠谷蓋此時泚軍已逼奉天故泚得直抵其營而伏兵以截其追也新書誤今從奉天錄羣

盜大潰泚以騎少遂引而西李日月縱騎追之中矢而死奉天錄於

是城率韓游瓌禦泚泚大敗退修攻具會杜希全兵敗漠谷賊益張急攻城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於魯谷遂

戰城下賊潰泚夜引去新書列傳至長安但爲城守計旣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中者皆給月俸通鑑二百泚

自號其宅爲龍潛宮移瓊林庫國寶實之識者曰潛龍勿用此敗



徵也未幾百姓劫其珍異泚不能禁奉天錄興元元年泚以本封遂甯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或曰皇師欲潛壞城隅以入泚懼詔金吾布士於衢吏儲炬以防夜城隅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泚宿未央涇原士謀殺泚泚知之輒徙他處衆謀亦止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堰以決流城中水絕泚使百人治之程役甚苦上下惴恐泚戰數北憂甚欲出走會懷光貳於帝案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遂與泚連和約平關中割地爲鄰國懷光決反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卽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慚見欺引軍東保河中張光晟約降於李晟晟率渾瑊駱元光尙可孤悉師攻賊大敗之乃分道入張光晟勸泚出奔泚引殘軍西走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天綱恢恢去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新書列傳泚於馬上叩頭稱乞命

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杜陽雜編又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鑿拒之泚曰子之節吾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

希鑿擲節餓中曰歸汝節泚舉軍與北走驛馬關甯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陳而待泚不敢入因保彭原西城新書列傳其將梁廷芬夜射

泚墜院中韓旻等斬之詣涇州降傳首行在通鑑二百三十一時年四十

三新書列傳

滔性變詐多端倪新書藩鎮傳言大而識淺張孝忠傳泚爲幽州節度遣滔

將勁兵三千赴京師請率先諸軍備塞舊書列傳帝嘉之召見滔殿中

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畧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

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

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

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新書



列傳大厯九年此朝覲因乞留西征吐蕃以滔試殿中監權知留後

兼御史大夫舊書滔殺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新書

建中二年鎮州李維岳求襲節度不許魏博田悅為請不答遂合

謀同叛新書田承嗣附傳詔滔討維岳通鑑二百二十七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

之東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

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州

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窮新書使王侑許士則

說滔合縱連衡願上貝州滔心素欲得貝大喜使侑先還告師期

田承嗣附傳滔激其眾曰士喋血鬪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不報

君等疾趨破馬燧以取貲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

於南者骸撐不掩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

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郵其他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

新書人列傳康日知聞其謀以告燧燧以上聞上以魏州未下王武俊

復叛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以安之通鑑二百二十七滔愈悖以

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新書涿州刺史劉怦聞滔欲救田悅以

書諫不用通鑑二百二十七遣裨將蔡雄說張孝忠啖以金帛新書張孝

忠怒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使劉怦將兵屯要害以備之通鑑

二百二十九忠傳言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竇文場率師援孝

忠滔解去案是時滔方引救田悅何暇攻孝忠且魏州未下晟亦

不暇分援也今不取即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

救魏甯有詔耶滔懼走匿傳舍蔡雄好諭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

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續冀得深州

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為馬燧掠去今引而

南非自為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南行違詔書莫如還滔回

至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眾懼乃率軍南壁甯晉與武俊合帝命



馬燧李懷光擊之滔破懷光與王師屯魏橋新書列傳悅重德滔推為

盟主滔更議如七國故事田承嗣附傳滔僭稱大冀王署百官與李納

田悅王武俊並稱王南結李希烈舊書列傳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田承嗣附傳

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

而猶未敢絕通鑑二百二十九泚僭號立滔為皇大弟令以重賂招誘回

紇南攻魏貝即西入關舊書列傳興元元年滔發兵臨河有驕伐之色

奉天錄武俊陰約悅背滔田悅傳滔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滔即

歸閉城守滔疑之武俊遣客反間滔滔怒入永濟執悅吏使回紇

大掠南及澶衛悅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畧定館陶屯平恩置官

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新書武列傳

俊致書於昭義魏博等戮力勤王諸將各進表行在有詔令魏冀

昭義進軍奉天錄於是武俊與李抱真協力擊滔舊書列傳滔急召寔至

貝州步馬乏頓明日輒約戰寔請休士三日蔡雄遠千等畏武俊

堅壁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即怯何以長驅天

下耶術士尹少伯亦言必勝既戰為二軍所乘大敗滔奔入德州

恨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

書待罪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釁錄勳與更

始初滔以劉怵忠力使留守及敗疑圖已彷徨不敢入怵聞其至

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

被病貞元元年死新書列傳年四十贈司徒舊書列傳新書作年四

云云參之通鑑當在大歷八年又十二年為貞元元年與舊書四

十之數合惟此以興元元年伏誅時年四十三其明年即貞元元

年泚長滔五年則滔死年又不孫克融舊書列傳

克融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有後變籍其軍材勇與黠暴不

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歆羨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新書



列傳時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舊書列傳既見總納地謂天

下曠然無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不得調新書列傳至假衣旬食日詣中

書求官不勝其困深懷缺望舊書劉平傳會張宏靖赴鎮因悉遣還俄

幽州亂囚宏靖時克融父洄號有智諳以疾廢卧家眾往請為帥

洄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為節度使馳往俄而瀛

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新書列傳奏請且授克融節度鉞通鑑二百四十二克

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

千級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反殺田宏正議

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宏靖不敢害可悉兵先誅趙赦燕朝廷

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為幽州盧龍節度

使長慶元年也新書列傳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宏靖通鑑二百四十二明年陷

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新書列傳裴度移克融書開說諄沓

傳以大誼新書裴度傳克融即解圍去通鑑二百四十二因進檢校工部尚書

表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賞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邊屯時服

克融以帛疏惡囚詔使楊文端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洛願率

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新書列傳

患之欲遣重臣臨尉裴度曰克融無志而悖是將亡譬猛虎自哮

躍山林憑窟穴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為懼陛下無庸遣重

使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譴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

上工宜即遣已詔所在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能然則答

宮室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為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有賜與朕無所

愛獨與范陽體不可爾帝用度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新書裴度傳進爵

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

領留後為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並族其家新書列傳



吳少誠幽州潞州今通人以世蔭為諸王府戶曹參軍事客荆南節

度使庾準器之留為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

策將獻天子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

希烈以少誠為前鋒事平賜實封戶五千新書少誠素狡險為希

烈所寵通鑑二百三十二希烈叛少誠為盡力新書貞元二年希烈為其

牙將陳仙奇所醜並誅其妻子仙奇以淮西歸順詔以為節度使

舊書德宗紀少誠殺仙奇自稱留後新唐德宗紀朝廷遂授以申光蔡等州

節度兵馬留後少誠善為治日事完聚不奉朝廷舊書三年判官

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為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

泄少誠殺常冀伯元通鑑二百三十二盡宥諸將以結眾心五年進拜節

度使新書少誠擅決司洧水輓漕溉田遣中使止之不奉詔舊書盧羣

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合臣

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

少誠遽為之罷役通鑑二百三十五十五年陳許節度曲環卒少誠擅出

兵攻掠臨穎舊書列傳戊將韋清與通留後上官浼遣兵三千救之悉

為俘遂圍許州新書列傳浼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

士馬足破賊但堅壁不戰賊勢必衰浼然之少誠原作賊今據通鑑改日夜

攻急昌裔募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舊書劉昌裔傳少誠又寇西華

通鑑二百五十五陳許大將孟元陽城守圍甚急而終不能傳其城乃罷

去舊書孟元陽傳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新書列傳先是少誠

與劉全諒謀襲陳許新書列傳韓會全諒卒舊書韓使數輩仍在館詔

韓弘充宣武節度副使弘即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

擊少誠敗之汴新書列傳少誠由是失勢通鑑二百三十五于頔以襄陽兵

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新書列傳又破於灌神溝舊書于頔傳王宗以壽州



兵破賊於秋柵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顓進退互為異見

既戰小澗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

韓全義為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況副之諸將皆受節度新書全

義素無他方略號令悉稟監軍新書韓全義傳與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

戰於澗南廣利原軍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誠進擊諸軍

復大敗通鑑二百三十五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澗水汴宋徐泗

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澗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

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澗水新書與少誠

戰殺二千餘人通鑑二百三十五少誠引兵還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

公書數百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

為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新書列傳先是韋皋聞諸軍討少誠無

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萬

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其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

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

則又當以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

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會少誠致書幣於監軍

求昭雪監軍奏之通鑑二百三十五新傳言少誠弱王師移書

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云按新舊書韓全帝遂赦少誠盡

還其官爵順帝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

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新書列傳

劉總幽州昌平人盧龍節度使濟之第二子也性陰賊險譎元和

五年濟奉詔討王承宗使長子緄假為副使領留務時總為瀛州

刺史濟署為行營都知兵馬使屯軍饒陽舊書劉進攻安平總以

兵八千先登拔其城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



謀新書劉使詐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進除副大使為節

度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

節過代州舉軍驚恐濟憤怒不知所為因殺主兵大將數十人及

與緄素厚者乃追緄以張玘兄皋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晏不食

渴索飲總置毒而進之濟死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總

遂領軍務舊書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

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新書圍樂壽破成德兵於深州

通鑑二百三十九遂駐軍持兩端以利朝廷供饋賞賜舊書憲宗知之外

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

宏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為崇乃衣食浮

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憇祠場則暫安或居卧內輒驚不能寐

晚年益慘悽請落髮為僧冀以脫禍新書譚忠復說總曰天地之

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

自立趙冀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無事元

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彊或首於都市或身為

逐臣皆君自見今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

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為君憂之總泣謝因上疏願奉朝

請舊書溫造傳長慶元年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

范陽總具橐鞬郊迎乃宣聖言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

頸及造使還總移家入覲按通鑑考異云實錄長慶元年正月

己巳以造為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三月己卯劉總奏乞為僧計

造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總已卒然則溫造傳所言誤也今不取

且欲割所治為三以幽涿營為一府請張宏靖治之瀛莫為一府

盧士玫治之平薊媯檀為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獻諸朝獻馬

萬五千匹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

覺榜其第為佛祠遣使以節印偕來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



軍時總已髡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與忠俱行新書附傳將士欲遮留

之總殺其倡率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

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通鑑二百四十一考異曰總傳總以

妻父也案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刺節付張臯臯玘之兄為涿州刺史總之

髮為僧不知所終然則不以節付臯也至易州界暴卒贈太尉

舊書附傳張直方范陽人幽州節度使仲武子新書張仲武附傳大中三年仲武卒

新書宣宗紀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

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畋奔京師新舊紀皆云幽州軍亂逐直方宣宗遣使者郊勞

授金吾大將軍給檢校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新書附傳好

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北夢瑣言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史

改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置罟於道新書附傳累日不還宿衛貶左

驍衛將軍通鑑二百四十九奴婢細過輒殺積罪貶思州通鑑作恩州司戶參

軍母驚曰尙有尊於我子耶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為盜復

貶康州舊書作柳州司馬後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

羣噪乾符中累進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輔政言仲武會昌時功

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

舊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進左金吾衛大將軍新書附傳廣明元年

黃巢陷潼關新書僖宗紀直方與羣臣迎賊霸上舊書作率武官十餘人迎於坡頭京

師陷巢僭卽位以直方為檢校左僕射直方素豪傑新書黃巢傳宰相

崔沆豆盧瑑原作瑑誤扈從不及匿之家朝貴多歸之舊書黃巢傳既而納

亡命謀劫巢報天子賊覺屠其族新書附傳

高駉字千里幽州人舊書列傳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修

飾折節為文學與諸儒交經經談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

叔明為司馬有二雕並飛駉曰我且貴當中之發貫二雕焉衆大驚號落雕侍御後歷神策軍都



虞侯黨項叛率禁兵萬人戍長城

新書列傳

屢有功

通鑑二百五十一

西蕃寇邊

移鎮秦州

新書作秦州蓋刻本之誤

尋授刺史本州經略使

舊書列傳

取河渭二州

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於是容管經畧使

張茵不討賊

新書列傳

宰相夏侯孜密疏請用駢

國史補

乃以駢為安南

都護本管經畧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付之

通鑑二百五十二

駢過江約監軍

李維周繼進維周擁眾壁海門駢次峰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

獲今據通鑑改時

贍軍

新書列傳

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

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玩寇不進上怒

以右武將軍王晏權代駢駢破南詔於交趾遂圍交趾城會得王

晏權牒即以軍事授韋仲宰北歸先是仲宰遣王惠贊駢遣會袞

入告捷至海中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與監軍也二人匿於島間

維周過即馳入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尚書復鎮安南駢至

海門而還晏權闇弱維周貪酬諸將不為用遂解圍駢至復督率

將士攻城克之

通鑑二百五十二

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

新書列傳

書敘斬段酋遷於駢北歸之前又云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

案通鑑斬首遷在復鎮安南之後惠贊等至京告捷其時安南猶

未平今從

通鑑改次

安南平以都護府為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

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新書列傳八年駢奏南至邕管水路湍險巨

石梗塗令工開鑿訖漕船無滯降詔褒之

舊書懿宗紀

加檢校尚書右

僕射駢之戰其從孫浚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新書列傳駢為金吾大

將軍請以浚代鎮交趾通鑑二百五十一遷鄆州刺史天平節度使治鄆

之政民吏歌之

舊書列傳駢為金吾半歲始除天平

南詔寇雋州掠成都徙

駢劔南西川節度使乘傳詣軍

新書列傳

駢至劔州先遣使走馬開成

都門通鑑二百五十二

縱民出入左右諫曰寇在近脫大掠不可悔駢曰

屬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耶新書列傳今春氣暖數



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污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蠻方  
 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初南詔圍成都楊慶復以右職優  
 給募突將以禦之成都由是獲全及駢至悉令納牒又託以蜀中  
 人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稟給突將皆怨忿駢好妖術每發兵  
 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焚紙畫人馬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  
 元女神兵先行軍中壯士皆恥之又索闔境官有出於胥吏者皆  
 停之令民間皆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之劾以行賂取與皆死  
 刑罰嚴酷由是蜀人皆不悅通鑑二百五十二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  
 園求不得天平兵聞變其校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解  
 之新書列傳時方修毬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云已  
 誅亂者駢出厚以金帛賞之明日榜謝突將通鑑二百五十二悉還其衣  
 稟然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不貰投尸

於江新書列傳久之突將有自成歸者駢復欲盡族之親吏王殷諫曰

相公奉道宜好生惡殺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

多矣駢乃止通鑑二百五十二北夢瑣言駢鎮蜀日因巡邊至

資中郡舍對山有開元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間  
作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晨答背斥逐召將吏謂之曰僧徒禮念亦  
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作亂以是厭之其後土人果  
髡髮執兵號大髡小髡蜀土惡成都城歲壞駢易以磚甃障堞完

據寺為寨陵魯州將

新負城邛陵悉墾平之以便農桑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荆南

節度新書列傳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

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通鑑二百五十三駢遣將張潏梁纘

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表帝美其功加諸道

行營都統鹽鐵轉運使黃巢陷廣州駢遣潏以兵五千屯郴扼賊

西路留後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湖自將萬人由大庾擊

賊廣州且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



賊無遺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通鑑言詔不許俄徙淮南節度駢繕完

城壘募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

時天子倚以為重廣明初潞破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

奔引殘黨壁上饒會疫癘起潞進擊之巢大敗懼以金啗潞騰書

於駢勾歸命駢信之許為求節度時昭義武甯義武兵數萬赴淮

南駢欲專已功即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巢知兵罷即絕

駢新書列傳駢怒令張潞整軍擊之為賊所敗臨陣殺潞賊遂乘勝度

江攻天長六合舊書僖宗紀兵勢甚盛畢師鐸言於駢通鑑二百五十三曰朝

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

北渡必亂中原新書列傳駢以諸道兵已散張潞復死自度力不能制

但命諸將嚴備通鑑二百五十三決陳登水自固而已舊書僖宗紀且上表告

急不復出戰通鑑二百五十三案新舊傳皆言駢欲縱賊以從舊書僖宗紀

權從容謂駢莫若觀豐駢乃止賊陷河洛中使促駢討賊冠蓋相

望終逗撓不行舊書列傳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詔刺史若諸

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檢校太尉東面都

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使會二雉雉署寢占者曰軍府將

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塘新書列傳每日教閱如赴難之勢與浙西節

度使周寶檄欲連合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為孫策三

分計寶未之信新書列傳使人覘駢無北上意通鑑二百五十四俄而駢請寶

至軍議事實辭疾不出豐隙遂構南部新書駢在維揚致書周寶

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屯東塘百餘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

將為不利乃還新書列傳蓋讓雉之異也舊書列傳帝知駢無出兵意乃

以王鐸代為都統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

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攘袂大詬即上書謾言不恭



帝怒下詔切責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

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為醜悖脅邀

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又

請帝幸江南新書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通鑑二百五十五會平賊

駢聞縮氣部下多叛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

新書列傳用之郟陽茶商之子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奇之又引其黨張

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殷始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

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為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接坐

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

食左右以為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

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

大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

使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令鎗

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庭宇如格鬪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

駢之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

駢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日非為勝也仙書云有官劍在

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取駢許之數月函一銅七首以獻用之曰

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

隅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

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

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揖讓空際云有神過雲表駢輒隨而拜

之常賂駢左右使伺動靜駢不之寤倚如左右手通鑑二百五十四用之

懼有摘其姦者乃曰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

間事絕妾媵雖將吏不得見客至先遣薰濯詣方士被除謂之解

穢少選即引去自是內外無敢言者駢從子瀆密疏用之臯諫駢

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瀆貨賁不能滿駢敕吏禁瀆

出入用之構殺瀆嗣襄王煜之亂駢上書勸進偽假駢中書令諸

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為嶺南節度使駢久缺望

至是大喜貢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政事未嘗關

決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新書光啓三年蔡賊過淮口駢令

廣雅

卷六



畢師鐸出師禦之師鐸與高郵鎮將張神劍鄭漢璋等率行營兵  
反攻揚州舊書列傳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為名新書列傳城陷師鐸

囚駢於道院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為廣陵帥既而楊行密自壽州  
率兵三萬乘虛攻城城中米斗五十千餓死大半駢家屬並在道

院秦彥供給甚薄奴僕徹延和閣欄檻煮革帶食之互相篡啖舊書  
列傳師鐸既敗盧駢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揚州災有大人死

可以厭彥曰大人非高公耶新書列傳令師鐸以兵攻道院新書言命  
之攷舊紀及師鐸傳陳賞往殺侍者白駢曰有賊攻門曰此秦彥來整衣候

之俄而亂卒升階曳駢數之曰公上負天子恩下陷揚州民淮南  
塗炭公之辜也駢未暇言首已墮地與兒姪死於道院都一坎瘞

之裹之以氈呂用之張守一出奔行密詐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  
掘其家地下舊書列傳但得銅人三尺身桎梏釘刺其口刻駢名於背

蓋用蠱厭駢也行密責其臯斬於三橋新書列傳

張公素范陽人咸通中為幽州軍校事張允伸累遷至平州刺史  
舊書列傳十三年允伸卒新書懿宗紀子簡會權主留後舊書列傳公素以兵來

會喪軍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即出奔詔公素為節度使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新書張允

神附傳乾符二年新書僖宗紀為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  
附傳公素以不仁得之靡更曩志尋為篡奪蓋其宜也舊書列傳

李全忠范陽人新舊唐書列傳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北夢瑣言廣明中為  
棣州司馬舊書列傳有蘆生於其室一尺三節怪之以問別駕張建北

瑣言作建曰蘆芽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新書列傳  
張建章

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為牙將舊書列傳可舉遣全忠率眾六  
萬圍易州王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他道



全忠軍望為羣羊爭趨之伏騎發大敗之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

鎧懼得罪乃哀餘眾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新書李茂勳傳全忠自稱留後新舊書僖宗紀朝廷因以節鉞授之光啓元年也

舊書列傳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政北夢瑣言二年卒新舊書僖宗紀子匡

威嗣領留後進為使性豪爽新書列傳好勇不拘小節北夢瑣言恃燕薊勁

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爭雲代新書列傳大順元

年李克用遣大將安金俊率師攻鐸匡威出兵援之戰於蔚州舊書

昭宗紀射金俊殺之舊紀執金俊獻之於朝案通鑑考異引實錄與

紀而斷實錄為誤故通鑑書金俊中流矢死今從新書列傳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

言願協力故張濬因請用兵新書列傳使匡威為北面招討使鐸副之

新書昭宗紀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鐸引吐蕃黠戛斯眾數萬

攻遮虜軍克用遣將破之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獲匡威之

子武州刺史崇仁通鑑二百五十八克用攻圍雲州塹而守新傳又云分

常山大掠深趙匡威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還因急攻鐸案其說

本之舊紀通鑑考異云案唐太祖紀年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鐸

既平雲州乃討鎔鐸食盡棄州奔匡威景福初王鎔誘太原將李

全孝降之克用怒伐鐸鎔求救匡威率軍赴之新書原作遣將今

鑑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鎔新書列傳以騎五千敗克

用於元氏鎔具牛酒會匡威藁城餉金二十萬以謝新書王庭匡

威之救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弟匡籌妻張氏二字據舊書補美匡威

醉而淫之通鑑二百五十九匡籌怒新書列傳匡威還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

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眾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通鑑二百五十九

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畏懼傳言金頭

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鎔已迎館於鎮新書列傳感其援助之

恩事之如父舊書王庭奏附傳匡威引抱貞登城西浮屠顧望流涕美其



山川乃共圖鎔陽為鎔繕甲治城塹施授方畧陰施予以傾士心

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新書列傳會鎔過匡威第慰忌辰匡威縞衣衷

甲伏兵劫鎔舊書列傳曰與我四州可不死新書王庭奏附傳鎔抱持之曰公

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為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援濟之力幸而

獲存舊五代史王鎔傳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

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為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

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偏東門鎮之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

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

攻匡威通鑑二百五十九匡威走東園兵圍之與抱貞俱死明日鎔以禮

歛匡威素服哭諸廷遣使告匡籌匡籌怒移書詰兄所以死狀新書附傳

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匡籌之奪也燕人

不以為義劉仁恭出奔太原新書列傳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東

取幽州新書劉仁恭傳克用分兵數千不克匡籌益驕數侵河東境克用

怒通鑑二百五十九乾甯元年新舊書僖宗紀出師進討舊書列傳下武媯二州敗匡

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新書列傳至景城

為滄州節度使盧彥卿所殺掠其輜車妓妾妻張氏產於路不能

進劉仁恭獲之獻於克用北夢瑣言云葆光子嘗見范陽熟八說

強淫之匡籌按劍而俟夜深妻迴出步輦殺之案列傳則後立為

夫人嬖寵專房舊書列傳始匡威見逐歎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

悔然其材恐不足守新書列傳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亡舊書列傳

後唐張文禮燕人也初為劉仁恭裨將性凶險舊史列傳狡獪新史王辭氣

庸下與人交言癖于不遜及從劉守文之滄州委將偏師守文省

父燕薊據城為亂舊史列傳滄人討之奔鎮州文禮好誇誕自言知兵



趙王鎔奇之養以為子更名德明悉以軍事委之通鑑二百七十一自柏

鄉戰勝之後常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亦無方畧初梁將楊思厚

在魏州文禮領趙兵三萬夜掠經宗因侵貝郡思厚先率步騎數

千人設伏于唐店文禮大掠而旋士皆捲甲束兵夜凱歌行至唐

店伏兵四面圍合殺戮殆盡文禮單騎僅免在鎮州既久見其政

荒人僻常蓄異圖王鎔略無猜問舊史列傳寄以腹心使都指揮使符

習代還以為防城使通鑑二百七十一鎔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每出逾

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石希蒙天祐十八年鎔自西山宿鵲營莊

李宏規諫呼甲士斬希蒙鎔歸使其子昭祚與文禮族宏規收其

偏將下獄窮究反狀新史王鎔傳親軍皆恐復不時給賜眾益懼舊史王鎔傳

文禮因其離心以姦辭激之曰令我命盡坑爾曹我念爾十餘

年荷戈隨我為家為國舊史列傳若從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奈何眾

皆感泣通鑑二百七十一是夜作亂殺王鎔父子舊史列傳軍校張友順率軍

人至文禮第請為留後遂盡滅王氏之族舊史王鎔傳獨置昭祚妻普

甯公主以自託於梁遣使告亂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通鑑二百七十一

莊宗姑示含容乃可其請文禮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

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以日常慮問罪姦心百端南

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由是愈恐

莊宗遣閻寶史建塘及趙將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與文禮

病腹疽及聞史建塘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處球祕不發

喪軍府內外皆不知之每日於寢宮問安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

參決大事同謀姦惡舊史列傳初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

皆死新史王鎔傳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間寶為處瑾所敗莊宗以李

嗣昭代之舊史列傳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



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處瑾處球處琪等新史王鎔

傳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又發文禮之屍磔于市舊史列傳

趙德鈞本名行實幽州人也少以騎射舊史列傳事劉守光守文為軍

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名曰李紹斌新史四夷附錄一累歷郡守從平梁遷

滄州節度使同光三年移鎮幽州明宗即位始歸本姓始改名德

鈞其子延壽尚明宗女與平公主故德鈞尤承倚重舊書列傳天成三

年義武節度王都反新史明宗紀契丹遣託諾新史作禿率騎千餘新史

王晏球傳作萬騎新來援舊史王晏球傳王晏球破之於曲陽託諾走遣

特哩袞新史作惕率七千騎舊史列傳晏球救定州晏球逆戰於

唐河北破之舊史外傳特哩袞以餘眾北走幽州德鈞令牙將武從

諫以騎邀擊分扼要路盡獲特哩袞以下酋長七百餘人舊史王晏球傳

通鑑曲陽之戰亦言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子遺獻俘闕

下舊史明宗紀自是契丹氣沮不敢輕犯塞通鑑二百七十六明年王都平加

兼侍中頃之加東北面招討使舊史列傳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

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新史四夷附錄一德鈞奏發

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游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舊史列傳於鹽

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又於其東置三

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新史四夷附錄一德鈞鎮幽

州十餘年甚有善政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北平王遼史天贊

六年遣人以詔賜盧龍節度使趙德鈞七年趙德鈞遣人獻進時果蓋德鈞久在邊境嘗與契丹通好也清泰三年晉

高祖起義晉陽契丹敗張敬達之軍于太原舊史列傳廢帝遣延壽討

之而德鈞亦請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

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為

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新史四夷附錄一使端明殿學



士呂琦齋賜官告兼令犒軍時范延光領兵二萬軍於遼州德鈞欲併其軍奏請與延光合舊史列傳延光知德鈞志趣難測表稱魏博

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乃止通鑑二百八十八德鈞自潞州引軍至團柏谷舊史列傳為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強兵求大鎮

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趣德鈞等進軍新史四夷附錄一德鈞乃遣使契丹厚幣求立為

帝仍許晉祖鎮太原契丹不許及楊光遠以晉安寨降契丹德鈞父子南走潞州高祖至德鈞父子迎謁於馬前高祖不禮之契丹

問德鈞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盡殺於潞之西郊遂鎖德鈞父子入蕃舊史列傳述律太后見之問曰汝父

子自求為天子何耶德鈞慚不能對通鑑述律太后問曰汝近者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耶又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榆關亟須引

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徼利所為如此何面目求生德鈞俛首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在幽州述律曰幽

州屬我矣何獻為新史四夷附錄一德鈞鬱鬱不多食踰年而死契丹國志

後晉 王瑜其先范陽人也性兇狡然雋辯驍果長於騎射刀筆起家從事天福中授左贊善大夫會濮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

按察大計至郡謂校簿吏胡蘊惠鶚曰余久食貧無貲為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郡五邑令長共歛錢五十萬私獻於瑜瑜

即以此書上奏高祖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於是二吏五宰即時停黜擢瑜為太府少卿杜重威鎮東平瑜父欽祚為節

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詭說重威奏已為恒州節度副使竟代父位舊史列傳重歛於民恒人不勝其苦通鑑二百八十三歲餘入為刑部

順天府志卷之六



郎中開運三年

原作丙午歲今據通鑑紀年改

欽祚刺舉義州瑜歸至郡

舊史契列傳

丹入汴何建

九國志作何重建

遣使齎表

舊史何建傳

以秦成階三州

九國志何重建

傳送欵於蜀

唐史何建傳

瑜說欽祚西走仗劍脅之父不得已而聽時

隴東屯兵扼川路將北趨蕃部假途因與郡盜酋長趙徽歃血為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至成都余身為相余父為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為所賣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於郊外瑜舉族行輜重絡繹十餘里徽親循溝而遁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於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皆為賊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尚獨戰千人及窘乃夜竄山谷落髮為僧樵人執送岐州為侯益所殺年三十九

舊史列傳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

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奔晉莊宗時為劾節指揮使將魏兵至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攜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

新史列傳

焚掠貝州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

通鑑二百七十四

鄴都巡檢使孫鐸

見武德使史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耶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兵單騎走歸京師在禮由是入於鄴

新史伶官傳

據宮城署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

指揮使縱兵大掠留守王正言方據案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

新傳作正言索馬將去廢吏安得馬乎

乃帥僚屬



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通鑑二百七十四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新史北京

留守張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書而上之新史張憲傳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

宗代行欽明宗至鄴兵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反兵嚮京師在禮留於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

都留守與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驕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甯匡國天平忠武武甯歸德晉昌所至

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新史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舊史晉天福中在禮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公

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座中在禮懼遽出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不謝而去新史皇甫暉傳出帝時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軍都

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宋州人尤苦之舊史言在宋州日使比戶張幡幟鳴鼙鼓蝗皆越境而去人服其智已而罷去宋人喜相謂曰眼中拔釘豈

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五代史補在禮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詔許之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新史有不如約加之鞭扑

五代補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

大臣多為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

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新史列傳

華陽吳祖椿校



人物志十七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七

鑒誠下

黃岡洪良品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宋

王則

趙良嗣

遼

李處温

左企弓

金

左洲

劉萼

明

張忠

蔣琮

趙鏜

劉寵

弟宸

皦生光

張差

王森

鄭國泰

子養性

王體乾



李永貞

崔呈秀

魏藻德

國朝

魯國南

王之綱

吳惟華

羅森

崔之瑛

宋

王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為五龍滴淚等經則之與母訣也刺福字於背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之宋史紀事本末三十二而州吏張蠻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慶厯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宋史明鎬傳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靈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內殿

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鬪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淡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蠻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廡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殺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鎬至州紀事本末三十二有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縋以引官軍既內數百人焚樓櫓賊覺



率眾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因斷絙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

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

要劫契丹使謀者以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

夜出伏發皆就獲明鎬傳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闔將成為

賊所焚鎬乃即南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八年春正月朝廷

以則未下令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鎬為之副彥博至貝鎬穿道

適通遂選壯士由地道入城眾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

牛還走攻之賊大潰開城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眾保村舍

者皆被焚死詔檻送京師磔於市紀事本末三十二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

齒於人宋史列傳天慶元年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使歸至盧溝河

植見貫陳滅燕之策契丹國志十貫與語大奇之宋史紀事本末三十五攜歸宋

改姓李名良嗣薦於朝遂賜姓趙後天祚數移索取貫諱不與復

燕之議蓋始此契丹國志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陛下

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

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

矣帝嘉納之以為秘書丞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觀文殿

修撰宋史列傳安堯臣上言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

建平燕之策臣恐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

隙以逞其欲此臣所日夜寒心也紀事本末五十三宣和二年二月宋史列傳

遣良嗣使金紀事本末五十三議夾攻遼使金人取中京宋朝取燕京許

之歲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山一帶則並西

京是也金太祖亦許之遂以手劄付良嗣大金國志二自是將命至六

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遼史列傳五年四月金



人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詔以收復燕雲故以良嗣為  
延康殿學士良嗣言頃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爽及族兄柔  
吉三人結義同心欲拔燕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  
他日功成即掛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而徼富貴也賴陛  
下威靈今日之事幸而集顧前日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  
得買田歸耕令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閒退天下之美  
事也不然則臣為敢欺神明何所不至凡三上章詔不許宋史六  
月丙戌遼張毅以平州來歸王黼勸帝納之紀事本末良嗣爭之云國  
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宋史金人以鼓故  
興師入犯盡取燕山府路新復州縣良嗣坐削五階朝士交章劾  
之復竄良嗣柳州紀事本末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  
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宋史遣廣西

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函首赴闕懸於市紀事本末徙妻子於萬安

宋史  
軍列傳

遼

李處溫儼從子儼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有舊善逢迎取媚儼卒  
奉先遂薦處溫為相處溫因奉先有援已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  
而貪污尤甚凡所接引類多小人保大初遼史上至努克特原作  
底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遼天祚紀處溫聞上入夾  
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爽外假怨軍聲援結都統蕭幹  
遼史謀立燕王告報在府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  
七日詣燕王府邀張琳告其事琳曰攝政則可未可即真處溫曰  
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既而王出李爽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  
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免已而即位僭號天錫皇帝契丹國志十一以



處溫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爽為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及親舊

與其事者賜官有差遼史列傳六月遼天祚紀燕王病聞天祚自夾山傳檄

至天德軍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以八月入

燕契丹國志並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遼天祚紀王甚懼契丹國志命南北兩大

臣議而處溫與蕭幹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

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甯西立處溫等問故甯曰天祚

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否則秦湘父子

也自古安有迎子而拒父者處溫等相顧笑以甯扇亂軍心欲殺

之燕王欬枕歎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

目相見耶遼天祚紀燕王知必死契丹國志密授處溫蕃漢馬步軍都統元

帥意將屬以後事遼史列傳病既亟蕭幹與大石林牙矯命宰相侍疾

獨處溫不至陰聚武勇軍二千為備給曰奉密旨防他變是夜燕

王死不發喪幹等先集遼騎三千陳於毬場會百官欲立燕王妻

蕭氏為皇太后權主軍國事契丹國志幹以后命召處溫至時方多難

未欲即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懼及禍落髮為僧尋有永清人

傅遵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溫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

達宋將童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溫問之遼天祚紀處溫曰臣

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讒罪太后曰向使燕王

如周公終享親賢重名後世豈不勝大甯王述軋楚國王涅里耶

誤燕王者皆汝父子契丹國志何功之有並數其前罪惡處溫無以對

乃賜死爽亦伏誅遼史列傳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為宰

相數月之間所取也遼天祚紀初處溫聞天祚播遷欲立燕王僭號以

圖恩倖及燕王死後恐遼國將亡失其所立北通金國南結童貫

皆非至誠欲為身謀而至此反為身禍及宋師撫定燕京追封處



溫爲廣陽郡王子奭爲保甯軍節度使以其家爲廟錄其孫一人

契丹國志

左企弓字君財八世祖皓後唐棣州刺史以行軍司馬戍燕遼取

燕使守薊因家焉金史列傳企弓讀書通左氏春秋登遼進士再遷萊

州觀察判官入爲知雜御史蕭英弼賊昭懷太子窮治黨與多連

引企弓辨析其冤免者甚衆出爲中京副留守按刑遼陽宏簡錄二百二

十有獄本輕而入之重者已奏待報企弓釋之以聞累遷知三司

使事天慶末拜廣陵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

金兵已拔上京北樞密院恐忤旨不以時奏遼故事軍政皆關決

北樞密院然後奏御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耶對曰

國勢如此豈敢循例爲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拜中書侍郎平章

事監修國史時遼主聞金已克中京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

遼主自鴛鴦灤亡保夾山秦晉國王耶律聶哱自立於燕金史列傳封

企弓燕國公宏簡錄德妃攝政企弓加侍中宋兵襲燕奄至城中已

而敗走或疑有內應者欲根株之企弓爭之乃止太祖至居庸關

金史列傳蕭后率蕭幹出城聲言迎敵實欲出奔企弓辭於國門后曰

國難至此我親率諸軍爲社稷一戰勝則與卿等相見不然死矣

卿等努力保吾民毋使濫被殺戮言訖泣下后未及五十里金人

遊騎已及城企弓等方修守具忽報統軍蕭乙信啟城門金人前

軍已入城矣於是企弓等迎降契丹國志天祚紀太祖俾復舊職皆受金

牌企弓守太傅中書令金史列傳燕城初定太祖從初約以與宋人宏簡錄

企弓以詩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

背初約要求不已紀事本末五十三時太祖賜宋使盧益等花宴是日太

祖坐行帳前列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輟謝企弓已下悉搢笏捧



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大金國志二張穀在平州有異志金史列傳粘罕謂企弓曰我欲遣精兵二千餘騎先下平州擒張穀何如企弓以為然獨康公弼曰若加之以兵是趣平州叛也契丹國志至是太宗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患遠徙私訴於穀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輩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興復先責企弓辜而殺之縱燕人歸南朝宜無不納遂拘企弓大金國志差議事官趙能宏簡錄就往疏其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作趙祕燕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而降封湘陰王者三也天祚嘗遣知閤王有慶前來計議而殺之者四也檄書始至而有迎秦拒湘之議者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者六也臣事金國而不顧大義者七也根括燕中財物而取悅金人者八也致燕人流徙而失業者九也教金主發兵先下平州者十也契丹國志企弓無以對遂縊殺之年七

十三天會七年贈守太師遣使致奠正隆改特進濟國公宏簡錄

金

左淵企弓子金史左累官燕京副留守歷中京路都轉運使本路

及河北東路都轉運使淵雖世家賦性貪鄙三任漕事務以錢穀自營與李通許霖交關賄賂詭納漕司諸務規取財利為世宗所惡即位淵使其子貽慶詣東京上表特賜貽慶任忠傑勝進士授從仕郎宏簡錄二還中都世宗詔淵曰凡殿位張設悉依舊毋增益不得役使一夫以擾百姓謹宮禁出入而已大定二年改淵沁南軍節度使世宗素知其人戒之曰卿宰相子練習朝政前為漕司朕甚鄙之毋或刻削百姓金史列傳若復敢必罪無赦淵到懷州宏簡錄未幾坐前為中都轉運使嘗盜用官材木除名金史列傳劉萼彥宗季子也金史列傳遼末以蔭補閤門祗候來降授禮賓使累



官德州防禦使天德初稍加擢用歷左右兩宣徽使參知政事進

尚書左丞為沁南軍節度使歷臨洮太原尹宏簡錄二百二十八正隆南伐

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大定初除興中尹封任國公歷順天

定武軍節度使濟南尹金史列傳為人淫縱無行所至貪墨狼籍廉察

使劾之宏簡錄詔大理少卿張九思就濟南鞫問既就逮不測所以

引刃自殺不死詔削官一階罷歸田里卒子仲詢天德三年賜王

彥潛榜及第金史列傳

明

張忠霸州人正德時御馬太監與司禮張雄東廠張銳並侍豹房

用事時號三張忠與大盜張茂結為兄弟引入豹房侍帝蹴鞠明史

谷大用傳而為盜如故河間參將袁彪數敗之忠乃置酒召彪與茂東

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實吾弟也自今勿相厄又舉觴屬

茂曰袁公善爾爾慎勿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明紀二劉六犯

固安命陸完還軍入衛賊南走京師解嚴忠意賊旦暮平自請督

師詔忠監神鎗帥京軍討賊久之無功明史谷大用傳十一年小王子犯

薊州白羊口丙午忠遇敵於老營坡被創走居庸關紀功御史劉

澄甫攘口安國等岢嵐州之功歸之大行遷賞忠等悉增祿予世

蔭明紀二甯王宸濠以帝未有子深結左右錢甯臧賢等於帝前

稱其賢忠附江彬欲傾甯賢乘間為帝言甯賢盛稱甯王賢陛下

以為何如帝曰薦文武百執事可使也薦藩王何為者忠曰賢稱

甯王孝譏陛下不孝耳稱甯王勤譏陛下不勤耳帝曰然下詔逐

王府人毋留闕下明紀二忠後仍交通宸濠明史谷大用傳宸濠反書聞

忠與帝親征丁亥次涿州王守仁捷至秘不發明紀二許泰欲攘

守仁之功與忠疾馳赴南昌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



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之廣信守仁不與忠泰至南昌按察使伍文定出謁縛之文定罵曰吾不卹九族爲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出辱忠義爲逆賊報讎法當斬忠益怒推文定仆地窮搜逆黨士民被誣陷者不可勝計誅求刑戮甚於宸濠之亂忠泰復縱京軍犯王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忠泰誣守仁與宸濠通詰宸濠言無有詰之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論學忠泰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之刑不承械繫京師錦衣獄忠泰又言甯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嘗納宸濠賄氣懾不敢言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王守仁令居民巷祭已上豕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乃班師忠揚

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屢矯旨召守仁張永密

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立即馳至計沮明紀二及歸武帝已崩世

宗用御史王鈞等言明史谷大用傳乃籍沒其貲產明紀二發孝陵衛充

軍明史谷大用傳

蔣琮大興人孝宗時守備南京沿江蘆塲舊隸三厰成化初江浦縣田多沈於江而瀕生沙洲六民請耕之以補沈田缺額洲與蘆塲近又瓦屑壩廢地及石城門外湖地故不隸三厰太監黃賜爲守備時受奸民獻俱指爲蘆塲盡收其利民已失業而歲額租課仍責償之民孝宗立相率懇於朝下南京御史姜綰等覆按明史官傳會琮代爲守備始至移御史使斷歸三厰綰等言琮以守備內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揚言陰中脅其必從其他變亂成法厥罪有十一內官侵言官罪一妬害大臣



妄論都御史秦鉉罪二怒河間官失迎候欲奏罷之罪三受民詞不由通政罪四分遣腹心侵漁國課罪五按季收班匠工銀罪六擅收用罷閒都事罪七官僚忤意輒肆中傷罪八妄奏主事周琦罪欺罔朝廷罪九保舉罷斥內臣竊天子威柄罪十事下南京三法司明紀二琮條辨縮疏而泛及御史劉愷方岳等及南京諸司違法事給事中韓重因星變請斥琮及太監郭鏞等以弭天怒未報而太監陳祖生奏戶部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明史宦官傳侵湖田事下南京法司適郭鏞奉使兩廣道南京往觀焉御史孫紘等因劾鏞擅遊禁地鏞怒歸愬於帝言府尹楊守隨勘錦向失出御史不劾奏獨繩內臣帝乃遣太監何穆大理少卿楊謐再勘後湖田事如陳祖生言蔣琮不當受獻地私囑勘官所訐事皆誣姜縮劾琮亦多不實劉吉從中主之乃削盧錦籍謫楊守隨廣西參政方

尙雲南多羅驛丞逮姜瑄孫紘余濬繆樛及御史劉遜金章紀傑曹玉譚肅徐禮赴京論鞫陳璠及御史伊宏言不宜以一內臣置科道十人於獄不聽尋謫縮等皆州判官置琮不問王恕李敏給事趙紘御史張賓先後言琮縮同罪異罰失平亦不納琮由是益無忌七年九月琮與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廣洋衛指揮石文通相訐連數百人文通奏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氣及毆殺商人等罪遣官按不服再遣司禮太監張忠大理寺少卿馬中錫往一訛得實應天府尹樊瑩初若不爲異者琮覘知大喜及奏上入其傷山脈事性除名下琮獄免死充孝陵淨軍明紀二趙風子名鏐霸州文安縣增廣生也有力任俠好大言類風狂者因號風子劉六攻文安鏐率妻子避賊立水中賊拽妻出水將污之鏐怒挾巨石撲殺二賊仍拽妻立水中劉六至壯之說使降鏐



心動與弟鏐鎬謀曰今當勉爲賊固已但毋爲人後吾先聚百人應之與之角立倘事成可指名也於是號召得五百人與六七會河間指揮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不能勝賊受風子教第颯忽去來無常處使官軍奔命凡得民間馬一日夜馳數百里捷如飄風而官軍馬少卽有亦不能窮馬力後鑿錄二鏐於羣盜中稍有計智羣盜專事淫掠鏐獨勸其黨無妄殺移檄府縣約官吏師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橫行中原勢出劉六等上嘗攻鈞州以馬文升家在遂舍去及入泌陽燬焦芳家掘其先冢芳遠匿束草爲芳像寸裂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通鑑輯覽一百七攻靈璧知縣陳伯安戰敗被執攻宿州不克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鏐止之得釋又破虹縣永城夏邑虞城等縣執虞城知縣尋亦釋之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劫掠戰不利賊勢日盛劉三妄欲

舉大事與陳翰甯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爲奉天征討大元帥鏐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爲號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僉事孫盤賁黃榜撫賊鏐復書曰羣奸在朝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雄之首以謝天下斬臣之首以謝羣奸紀事本末四十五先是賊渠楊虎溺死宿州餘衆悉奔河南通鑑輯覽一百七鏐併其衆號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野總制彭澤咸甯伯仇鉞督各邊將帥敗賊於西河殺二千餘人奪回驛馬器械無算鏐奔鄆陵焚掠而過紀事本末四十五永順宣慰彭明輔敗之潁州諸將神周時源等又敗之光山湖廣軍亦敗其別部於羅田賊沿途潰散分其衆爲二惠北走商城案惠卽三鏐南出潁州澤與鉞定計使周追鏐源追惠連戰皆捷鏐轉至應山衆略盡通鑑輯覽



七 一百 遇僧真安因削鬚髮藏度牒令賊黨邢本道等各散遂同

真安欲渡江從江西賊再圖大舉湖廣巡撫劉丙督官軍擒邢本

道等三十餘人於隨始知鏃削髮遁去分命各道物色之武昌衛

軍人趙成趙宗等行至黃陂縣九十三里坡遇鏃過見鏃狀貌異

常思與頌示合心疑之追至武昌江夏縣管家套鏃入軍人唐虎

店飯成等進擒之搜獲真安度牒檻車入京伏誅紀事本末 四十三

劉六名寵霸州文安人劉七名宸寵之弟並驍悍善騎射通鑑輯覽 一百

七 時劉瑾用事專恣驕橫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

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往往邀劫掠號響馬盜明史紀事本末 四十五

六七負勇名與楊虎齊彥明等從有司捕盜頻有功通鑑輯覽 一百七先

是霸州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穿窟穴後鑒錄 二素招亡

命為逋逃藪明紀 二 十四六七同時有李隆楊虎齊彥名邢老虎輩皆

附之內官多文安人茂善賂鄰有北墳張氏為太監張忠族茂謬

為已族兄事忠後鑒錄 二因得徧賂馬永成谷大用等常因內官家人

出入禁中進豹房觀上蹴鞠益無忌憚明史紀事本末 四十五而乘間出掠

如故通鑑輯覽 一百七甯杲至密遣巡捕李主簿佯為優人彈琵琶入茂

家具得其奧窾率驍健就家掩執之鉄折其兩股載歸餘賊走乞

忠忠與谷大用為請於上後鑒錄 二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

人梁鴻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劫近境冀以足所獻會

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六七膽大弓矢絕倫諸盜皆畏之紀事本末 四十五

勸瑤並絕禍本二人聞颺去杲仍圖形捕二人鈔其家繫纍其妻

子二人窮蹙後鑒錄 二乃相聚抗官府劫行旅既劉瑾伏誅杲亦被劾

麾下健兒多歸之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首自



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貫之令捕他盜自效未幾復叛

去紀事本末邀楊虎走附畿南盜白英招其黨攻破安肅縣劫取

繫獄盜黨齊彥名旬日間得衆數千後鑿錄起奉楊惠爲首明史陸完傳

踰山東河南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入長清齊河等縣抵霸州所

至縱橫如蹈無人之境紀事本末指揮桑玉嘗遇賊文安村賊失

隊六七匿民家高樓欲自剄玉故徘徊有頃彥名持大刀脅官軍

敗斃者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兵皆呼彥名曰賊至矣六七控弦

出射數人去後鑿錄時馬中錫張偉所領京營人馬多不簡閱中錫

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解散徧檄路榜示六七等聞之所

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紀事本末退屯德州桑園中錫肩輿入其

營開誠慰諭之衆拜且泣送馬爲壽六慷慨請降七仰天咨嗟曰

騎虎不得下今奄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自主乎又偵朝廷

方懸賞格購賊益疑懼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

家由是中錫謗大起謂其以家故縱賊言官交劾之明紀逮下

錦衣衛獄論死紀事本末時六等縱橫沂莒間而楊虎陷宿遷執

淮安知府劉祥靈璧知縣陳伯安連陷虹永城虞城夏邑及歸德

州邊兵追及賊退至小黃河渡口百戶夏時設伏蹙之虎溺死餘

賊奔河南黨分爲二而六復轉而北卻承敗之濰縣還霸州帝將

出郊省牲聞之懼急召陸完赴援完擊破之文安賊南至湯陰完

又督諸將追敗之先後俘斬千人明史陸完傳遣卻承追賊於宋家莊

賊南犯滕縣副總兵劉暉大敗之賊奔登萊海套陸完師次平度

檄卻承白玉與游擊溫恭三道進攻命副總兵張俊李鉉及許泰

劉暉分軍邀其奔軼賊走連戰皆大敗之六等三百人變服易馬

北走沿途招聚勢復張剽香河寶坻玉田轉武清畿輔復震動倭



泰永遇之六等轉南至冠縣暉襲敗之指揮張勛又敗之平原賊

南奔邳州渡河抵固始明紀二會河南賊已平六等勢益衰明史陸完

傳遂走湖廣奪舟至夏口遇督漕御史馬炳然殺之復登陸焚漢

口指揮滿弼追及六中流矢赴水死七及齊彥名率舟東下由黃

州至鎮江完疾趨而南帝命彭澤仇鉞會完並勦大兵盡集江南

北賊猶乘潮上下肆掠已而賊治舟孟瀆尋抵通州颶風大作棄

舟走保狼山完以兵夜蹙之山南彥名中槍死七中矢亦赴水死

通鑑輯覽一百七

曠生光本名揚文安縣庠生酌中志作順天府學附生以無行被斥貌寢陋性

阻險野獲編六多脇取人財嘗偽作富商包繼志詩有鄭主乘黃屋之

句以脅鄭國泰及繼志金通鑑輯覽百十二故與鐵嶺李氏游會李如松

戰死遼左時其父甯遠伯李成梁以故帥留京師奉朝請曠具雞

往奠痛哭竟日不輟聲成梁怪之出慰曰子意良厚然吾兒與子

交情不至此子且休矣曠曰吾非哭令子乃哭我命薄也令子許

我得天下日爵我通侯今已矣是以悲不自制耳成梁驚懼亟以

千金賂之得止他無賴事尙夥都人類能言之野獲編六萬厯三十一

年十一月甲子獲妖書言帝欲易太子明史神宗本紀帝大怒敕有司大

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欲因是傾之

給事中錢夢皋直指為正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捕

僕隸乳媪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

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通鑑輯覽一百十二最後錦衣百戶崔德緝得生

光並其子其婦趙氏陳氏鞠之明史紀事本末六十七又於生光室內搜得

羅文藍箋寫十大說其詞曰曠揚爾忘之耶爾有大心不獲而乃

規規於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污而乃規規於小聞乎爾有大冤不



白而乃規規於小侮乎爾有大讎不報而乃規規於小怨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規於小惠乎爾有大寶未誑而乃規規於小室乎爾有大游不暢而乃規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而乃規規於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規規於小乏乎爾有大才不容而乃規規於小過乎此十大者信大小者信小矣曠揚爾忘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漫書免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早暮卧起觀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戎所赦回改名曠揚字寃之又刻有怪石軒岸游草酌中志略一方廷訊時丕揚等皆欲坐郭正域明史紀事本末六十七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皆身無完膚又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舉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明紀四十五沈裕厲聲折生光從重論恐株連多人無所歸獄生光自誣服歎曰朝廷得我結案

如一移口諸君何處求生活乎紀事本末六十七李停機亦以生光前詩

與妖書詞合與御史沈裕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獄絕株連丁未

磔生光於市明紀四十五妻子戍邊妖書非生光也第其人可死故人

不甚憐之紀事本末六十七

張差薊州人明紀四十八萬厯四十八年太子居慈慶宮明鑑二差持

棗木梃入宮門擊傷守門內監至殿前檐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

命法司案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鞠奏犯名張差口中嘔呶語

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顛稽其貌實係黠滑請下法司嚴訊通鑑

一百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兄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

駭廷元既以風顛奏按律當斬奏定未上明鑑二會提牢主事王

之寀散飯獄中私詰差差初不肯承已云不敢說之寀麾左右出

留二吏扶問之始言小名張五兒有馬三舅李外父令隨不知姓



名一老公說事成與汝地幾畝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飯我云汝先衝一遭遇人輒打死乃昇我棗木棍導我由厚載門到宮擊門者墮地老公多遂被執之案備揭其語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顛不狂有心有膽乞縛凶犯敕九卿科道三法司會問疏入未下通鑑輯覽一百十三戶部郎中陸大受言青宮何地男子何人而橫肆手棍幾驚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北人好利輕生有金錢以結其心則輕爲人死至大奸之奔走死士也或出其技之庸庸者試之於死地以探其機而後繼之以驍桀用其死力與忽不經意之處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張差業招一內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說一街道何以不言其處乞皇上大振乾綱務在首惡必得邪謀永銷明肆凶人於朝市以謝天下疏中有奸戚二字上惡之與之案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爲移文薊州蹤跡之紀事本末六十八知

州戚延齡具言其致顛始末言貴妃遣璫造佛寺璫置陶造甃居民多鬻薪獲利者差賣田買薪欲往市土人忌之焚其薪差產破薪焚不勝憤故持梃欲告御狀於是原問諸臣遂據爲風顛定案越數日明鑑二十一員外郎陸夢龍將典試廣東杜門注籍主事傅梅

過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儲星吾雖恤刑山右當上疏極論君能共事乎夢龍曰張公遇我厚當力爭之乃偕見問達明紀四十八時郎

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問達具疏請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可遂寢夢龍得其情止勿復請衆曰題馬三爺李外父輩非得旨不可夢龍曰堂堂法司不能捕一編氓須待天子詔耶差所供必當訊實問達以爲然明日會訊衆咸囁夢龍呼刑具三無應者擊案大呼始具差長身駢脅睨視傲語無風顛狀夢龍呼紙筆命畫所從入路梅問汝何由識路差言我薊州人非有導者安得入問



導者誰曰大老公龐公小老公劉公且曰豢我三年矣予我金銀  
 壺各一夢龍曰何為曰打小爺於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問  
 矣遂罷問夢龍必欲得內豎名越數日問達再令十三司會審明史  
 陸夢龍傳差供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之老公乃修  
 鐵瓦殿之龐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劉成二人令我  
 打上宮門打得小爺吃有著有又有姊夫孔道同謀凡五人士相  
 舉筆躊躇不敢下夢龍力爭獄乃具刑部行薊州道提馬三道等  
 疏請提龐保劉成對鞫明紀四十八上再諭法司嚴刑鞫審速正典刑  
 時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揭白給事中何士晉復奏紀事本末六十六  
 六請窮其事上大怒因召百官進百官膝行而前時太子三皇孫  
 俱侍上曰昨有風顛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  
 庭有許多閒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止將有名人

張差龐保劉成即時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尋誅張  
 差於市而斃龐劉於內庭事遂寢明季北畧一

王森原名石自然薊州皮工也路遇妖狐為鷹所搏狐求救於森  
 森收之至家狐斷其尾相謝傅以妖香凡聞此香者心即迷惑妄  
 有所見森依其術目下舊聞考引說畧箋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

大小傳頭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通鑑  
 輯覽一不下二百萬人撮合俚言謊說刊作經文分授徒眾萬麻  
 百十三說畧箋為有司所攝斃於獄通鑑輯覽一百十三森死遺資巨萬子

好賢藉其資以結客有異志紀事本末七十及徐鴻儒于宏志等踵其教  
 徒黨益眾時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好賢遂與鴻儒等約以中  
 秋並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明紀五十一舉事凡七月而滅通鑑輯覽一百  
 三鴻儒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餘年徒屬甚眾更



遲數日孰敢攫我鋒者而好賢見鴻儒敗走薊州又挈家二十餘人南走至揚州事露就擒紀事本末十七

鄭國泰大興人神宗鄭貴妃弟也父成憲累官至都督同知卒國泰請襲帝命授都指揮使給事中張希臯言指揮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何以優后家不報是時廷臣疑貴妃謀奪嫡羣以為言國泰不自安上疏請立太子其從子承恩亦言儲位不宜久虛大學士沈一貫左右於帝弗聽詔奪國泰俸而斥承恩為民然言者終不息萬曆二十六年承恩復上疏劾給事中戴士衡知縣樊玉衡妄造憂危竝議離間骨肉污巖皇貴妃帝怒憂危竝議者不知誰所作中言侍郎呂坤構通宮掖將與國泰等擁戴福王而士衡前嘗論坤與承恩相結玉衡方抗言貴妃沮立太子疏並留中故承恩指兩人帝怒士衡玉衡皆永戍廷臣益忿

鄭氏久之皇太子立四十二年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被禽言者皆言國泰謀制皇太子主事王之案鞫差指貴妃宮監主事陸大受給事中何士晉遂直攻國泰帝以貴妃故不欲竟國泰官至左都督病死子養性襲職天啟初光祿少卿高攀龍御史陳必謙追論其罪且言養性結白蓮賊將為亂詔勒養性出京師隨便居住魏忠賢用事者還明史外戚傳

王體乾昌平人明史宦官傳軀體肥蠡目鼻音酌中志十五柔佞深險明史宦官傳

萬曆六年選入皇城二十八年歷升文書房酌中志十五熹宗初為尚膳太監遷司禮秉筆明史宦官傳先是帝命王安掌司禮監安以故事辭客氏等忌安持正急請帝許之而用王體乾明紀五十五體乾軟媚

酌中志十五用是一意附忠賢為之盡力而置安於死故事司禮掌印者位東廠上體乾避忠賢獨處其下故忠賢一無所忌明史宦官傳四



年六月癸未朔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忠賢懼甚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帝令體乾誦漣疏體乾置疏中切要語皆不讀帝懵然不辨也遂温諭留忠賢明紀五十一漣遂得譴萬璟之死出體乾意明史宦官傳忠賢不知書凡章奏通鑑輯覽一百十三體乾與永貞等為之謀主遇票紅文及改票動請御筆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及忠賢冒陵工殿工邊功等賞體乾永貞輩亦各廕錦衣數人嘗疑選人錢受益黃願素為錢謙益黃尊素兄弟並禁錮其阿媚忠賢如此及莊烈帝定逆案革體乾職籍其家明史宦官傳逆賢之黨乾清宮管事馬謙掌酒醋局印梁棟皆宛平人內宮監許秉彝司禮監李明道皆大興人秉筆王朝輔乾清宮管事紀用皆文安人酌中志十五

李永貞通州人明史宦官傳李經第五子也以五歲闖十五歲後侍孝

端顯皇后父永年伯王棟宅十九歲選入皇城酌中志十五為內侍犯

法被繫者十八年明史宦官傳始讀四書詩經易書左傳史漢等書習

趙吳興字體善奔能作時文酌中志十五光宗立得釋忠賢用事引其

黨諸棟史賓等為秉筆永貞入棟幕與忠賢掌班劉榮為死友棟

死明史宦官傳永貞緣榮力薦入忠賢幕酌中志十五由文書房陞秉筆太

監匝月五遷與體乾文輔及石元雅共為忠賢心腹忠賢不識字

明史宦官傳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窾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

通鑑輯覽百十三崔呈秀所獻諸錄永貞等各置小冊袖中遇有處分則

爭出冊告曰此某錄中人也故無得免者永貞性貪督三殿工治

信王邸所侵沒無算莊烈帝立永貞陽引退明史宦官傳密託心腹餽

王體乾王承祚王本政各銀五百兩酌中志十五三人惡其反覆明史宦官傳

又畏上英明酌中志十五首於帝明史宦官傳俱進獻內承運庫矣酌中志十五



五 永貞懼遂亡去既而被獲謫鳳陽已御史劉重慶以李實誣高攀龍等七人事劾實實疏辨言係空印紙乃忠賢逼取之令永貞填書者帝驗疏黑在朱上遂誅永貞

明史宦官傳

崔呈秀薊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行人天啟初擢御史巡按淮陽卑污狡獪不修士行見東林勢方盛將出都力薦李三才求入其黨東林拒不納在淮陽贓私狼籍霍邱縣知縣鄭延祚貪將劾之以千金賂免延祚知其易與再行千金即薦之其行事多類此

明史

比還朝左都御史高攀龍盡發其貪污狀趙南星議戍之

詔革職候勘呈秀大窘求解於李應昇昏夜欵門長跪乞哀不得乃走魏忠賢所叩頭涕泣乞為養子因言南星攀龍及楊漣等皆東林挾私排陷不去之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方思藉外廷為助得呈秀相見恨晚遂用為腹心日與計畫

明紀五十一

高疏留內不發

明季北

明年正月給事中李恒茂為呈秀訟冤

明史

忠賢先後矯

旨免崔呈秀成復御史

明紀五十一

於是羣小歸附暮夜乞憐者莫不

緣呈秀以進其門如市

明史

列傳呈秀尋督三殿工忠賢以閱工故日

至外朝相與屏人密語呈秀造天鑿同志諸錄盡羅入不附忠賢

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

明紀五十一

令忠賢憑以陟黜善類為一

空累擢工部右侍郎並兼御史督工如故御史田景新言侍郎兼御史非便請改僉都御史從之忠賢嘗修鄉縣肅甯城呈秀首上疏稱美六年二月復疏頌忠賢督工功請賜敕獎諭末言臣非行媚中官者目前干譏萬罵臣固甘之疏出朝野轟笑時方勅三朝要典呈秀疏陳要典之源追論並封妖書之藩三事凡擁衛光宗者悉加醜詆忠賢悅宣付史館其年七月進本部尚書十月皇極殿成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仍督大工母死不奔喪奪情視事



明史於時忠賢門下通鑑輯覽一百十三有五虎之目明史列傳而呈秀尤為之

魁或不附已及勢位相軋者輒令其黨排去諸所傾陷不可勝數

雖其黨亦深畏之通鑑輯覽一百十三子鐸不能文囑考官孫之獬獲鄉薦

用其弟凝秀為浙江總兵官女夫張元芳為吏部主事妾弟優人

蕭惟中為密雲參將所司皆不敢違明史列傳不二歲即晉兵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出入烜赫勢傾朝野通鑑輯覽一百十三熹宗崩明史列傳遺詔以

信王嗣位通鑑輯覽一百十三廷臣入臨內使數十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

秀入見忠賢密謀久之語祕不得聞或言忠賢欲篡位呈秀以時

未可止之也明紀五十一莊烈帝即位明史列傳神明默操明季北畧三其黨知

忠賢必敗內相攜明史列傳副都御史楊所修首請允崔呈秀守制御

史楊維垣繼之明紀五十二賈維春亦參崔呈秀說事賣官娶娼宣淫

但知有官不知有母三綱廢弛人禽不辨明季北畧三呈秀乞罷帝猶

慰留章三上温諭令乘傳歸明紀五十二已而言者劾呈秀宜肆市朝

詔逮治籍其貲明史列傳時呈秀在薊州一閉目即見受刑諸臣忽報

會勘知不免明季北畧三羅諸奇異珍寶明紀五十與寵妾蕭靈犀明季北畧二

呼酒痛飲盡一卮即擲壤之飲已自縊詔戮其屍子鐸除名弟凝

秀遣戍後定逆案以呈秀為首明史列傳

魏藻德字師令順天通州人甲申傳信錄四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既殿試

帝思得異才復召四十八人於文華殿明史列傳問邊隅多警何以報

讐雪恥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見娓娓數百

言明季北畧十六又自敘十一年守通州功明史列傳上心識之明季北畧十六擢置

第一授修撰十五年都城戒嚴疏陳兵事明年三月召對稱旨藻

德有口才帝以已所親擢且意有抱負五月驟擢禮部右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藻德力辭部銜乃改少詹事明史列傳即主癸



未會試自居相無一建明而為上所信重甲申傳七年二月詔加

兵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田練兵諸事

駐天津有言百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逃遂止不行明史乙巳賊薄

近郊李邦華亟詣內閣言事藻德漫應曰姑待之邦華太息而去

明紀五賊駕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危急太常少卿吳麟

徵紀事本末趨入朝欲見帝白事至午門藻德引麟徵手曰國家

如天之福必無他虞遂引之出明日明史麟徵傳都城陷明史賊騎塞

巷紀事本末藻德未聞變猶傳單醪金自成據宮掖僭大位甲申

錄藻德率百官入賀通鑑綱目首向自成叩頭求用自成旁揖之

藻德請試題自成有所命藻德聽之不真而又不敵再請皇遽而

起一日殿上唱名急呼魏藻德來見欲為周延儒等報仇三呼藻

德不應即令速拿少頃繩繫至明季北畧發營中羈守之辱加考

掠甲申傳賊下令勒內閣十萬金藻德輸萬金賊以為少明史四

月朔宗敏夾訊藻德曰若居首輔何以致亂藻德曰本是書生不

諳政事兼之先帝無道遂致於此宗敏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

年為首輔崇禎有何負汝指為無道甲申傳呼左右批其頰夾二

夾明季北畧藻德謂用事王旗鼓曰願以息女奉將軍為箕箒妾

王旗鼓鄙而蹴之唾罵不絕甲申傳酷刑五日夜腦裂而死復逮

其子追徵訴言家已罄盡父在猶可丐諸門生故舊今已死復何

所貸賊揮刃斬之明史有僕呂承恩向賊乞其父子屍賊義之承

恩負歸殮葬通州

國朝

魯國男大興人明昌平副將

本朝順治元年英順王阿濟格追勦流賊於山西國男詣軍門降



委署總兵官二年授永平中協副將四年遷正定總兵加都督僉事十一年刑科給事中張時成列欵劾其貪淫殘縱狀

詔下督撫嚴查得實革職十八年山東巡按朱裝疏劾國男戀居臨清應勒令回籍尋病死

貳臣傳

王之綱宛平人明總兵福王時以之綱鎮河南開封府順治二年大兵下河南之綱走江甯大兵渡河從忻城伯趙之龍降署徐州總兵徐州平授福建雲霄總兵六年加都督僉事鎮汀州十二月叙平延平積寇功加都督同知十五年三月以交結內監吳良弼納賄營私奉

旨逮問革職擬斬改流流徙尙陽堡未至道死

貳臣傳

吳惟華順天人先世本蒙古有巴圖特睦爾者仕明賜姓名曰吳允誠封恭順伯子克忠進侯爵七傳至惟英崇禎十六年卒未襲

惟華其弟也明諸生

本朝順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袞至京師惟華縋城投順自稱應襲恭順侯請招撫山西自効許之遣都統葉臣及覺羅巴哈納等西征令惟華悉心襄贊九月隨大兵攻太原克之汾州平陽潞安俱下擢授總兵鎮太原明年叙迎順功封恭順侯尋加太子太保招撫廣東三年五月以廷議徹諸省撫官惟華還朝四年兼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六年裁鳳陽巡撫命漕臣攝其事明年加右都御史先是惟華專事權任用匪人恣意貪黷偏聽副將振武同知陳標推官蔡國傑等蠹剝欺公泰州高郵患澇漕精無出知州請具疏改折不可納賄三千金而後許之廢官李寓庸家僕爲盜斃於獄惟華拘治寓庸寓庸恐重賂乃釋凡委署州縣及各稅務僉差差察緝稽覈驛遞因事受財動輒千百修築城工假稱率屬捐助



苛派閭閻復縱奸宄侵蝕漕糧漫無覺察給事中李賓尹御史魏瑄並劾其營私誤漕下部議革職至是巡漕御史張中復列款劾其貪婪不職狀遂逮訊九年八月讞成皆實論死

上念其投誠功

詔免死削封爵褫職永不叙用十五年與原任大學士陳之遴等交結內監吳良輔事覺應絞決又奉

詔貸死杖戍甯古塔籍其家

聖祖仁皇帝御極惟華以輸工作贖罪

恩旨赦還原籍康熙七年七月密疏請徵各州縣鎮市屋稅及江南沿江洲田三十餘處令民納價領種

上惡其害民斂財下部論罪應流徙復得旨免罪令入旗尋死

貳臣傳

羅森字約齋大興人

香祖筆記十

順治四年進士

逆臣曹申吉傳

舌短語音不

正自縣令

香祖筆記十

累官江西湖東道陝西督糧道浙江按察使

逆臣曹申吉傳

所至以賄聞為四川巡撫贖貨不已諸子從容諫曰大人位

中丞齒高矣家已粗給何必孳孳於此羅諦聽之久答曰汝曹何

知多多益善

香祖筆記十

康熙十五年五月以招民開墾議加工部侍

郎銜十一月吳三桂反十三年正月犯四川森遂降先是森有能

吏聲至是降賊聞者切齒三桂性急忌降者多以事被殺及三桂

死其黨自相屠殺森遂不知所終

逆臣曹申吉傳

所著有麻姑山丹霞洞

天志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七十六

崔之瑛霸州人順治十三年授陝西漢

羌道康熙二年擢雲南布政使十二年從逆二十年雲南平論死

逆臣傳

華陽吳祖椿校



華陽吳鳳翥

人物志十九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八  
方技 呂聖也  
漢曹賜宗  
李氏定  
唐 李氏定  
范陽山人  
後唐 胡瓌  
周元豹  
宋 高益  
遼 常思言

人物志十九  
光緒順天府志一百八

方技 呂聖也  
黃岡洪良品纂江陰繆荃孫覆輯

漢曹賜宗  
王御菊

李氏定  
高二益

唐 李氏定  
某首怪此

范陽山人  
胡瓌

後唐 胡瓌  
高益

周元豹  
高益

宋 高益

高益

遼 常思言

常思言



元

劉元

盧昶

李衍

李有

明

陳復弟後

許紳

高鏊

李近樓

周鳳

高松

國朝

金可礪

馮源濟

劉某

梁九公

邵公

高二爸

曹顯宗

邱庭樹子桂山

王晴溪

呂聖功

方技有略著於劉向方術有傳始於蔚宗雖一藝之微非窮年累

月極深研幾不能成夫名而傳於後也邦畿千里羣材萃止呈能

騁妍翕然畢集藝成而下雖小道亦有可觀者乎志方技

漢

李定涿人有相術劉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

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

非凡定云此家必出貴人蜀志先主二

唐

范陽山人不知其姓字李叔詹常識之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

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別所謂

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

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

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褌絹四副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



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

散而已西陽雜俎

胡瓌范陽人工畫蕃馬圖畫聞見志鋪細巧密近類繁冗而用筆清勁

宣和畫譜骨格體狀富於精神至於穹廬部族帳幙旆旆弧矢鞍韉或

隨水草放牧或在馳逐弋獵胡天慘冽沙磧平遠曲盡塞外景趣

涿州吳志凡畫駝馬驪尾人衣毛毳以狼毫縛筆疏渲之取其纖健也

有陰山七騎下程控馬射雕等圖傳於世圖畫聞見志後以筆法授其

子虔圖繪寶鑑二世謂虔丹青之學有父風家學之妙殆未可分真贋

也涿州吳志

後唐

周元豹燕人世為從事元豹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鑒從遊十餘

年盡悴無憚師知其可教遂傳其秘旨既長還鄉歸俗冊府元龜八百六十

時盧程猶為道士北夢瑣言與同志二人謁焉元豹退謂鄉人張殷袞

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子

果零落於趙魏間又二十年盧程登庸於鄴下後歸晉陽張承業

信重之言行事數中明宗時為內衙都指揮使承業俾帝易衣列於

諸校之下以他人詐之曰此非也元豹指帝於末綴曰骨法非常

此為內衙太保歟咸服其異或問帝之前程惟云末後為鎮州帥

時懿皇后夏氏方侍巾櫛時有忤旨大犯櫬楚元豹偶見之曰此

人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赫怒因解其言竟驗太原察判司馬

揆不同舍留其居忽謂揆曰公五日之內奉使萬里未見回期揆

數日後酒酣坐為衣領扼之而卒冊府元龜八百六十明宗自鎮帥入纂謂

侍臣曰周元豹昔曾言朕事頗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闕趙鳳曰

袁許之事元豹所長若詔至輦下即爭問吉凶恐近於妖惑乃令



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卒又嘗與蜀高祖預說符命嗣主之事至於雲龍將相其言無不符驗

北夢瑣言

宋

高益涿郡人工畫釋道鬼神蕃漢人馬用墨重傅色輕變通應手

不拘一格

圖繪寶鑑

太祖朝潛歸京師始貨藥以自給

圖畫間見志

每售藥

必畫鬼神或犬馬於紙上藉藥與之得者驚異由是稍稍知名時有孫四皓者廣延藝術之士益往客之為禮甚厚畫鬼神搜山圖以酬其意歲初復畫鍾馗一軸孫張於賓館或曰鬼神須用力此傷和重益乃奮筆畫一異狀者舉石狻猊以擊厲鬼復張於舊所觀者驚其勁捷握手滴汗嘗於四皓樓上畫卷雲芭蕉京師之人摩肩爭玩孫乃神宗近戚進益前所畫搜山圖上歎賞遂待詔圖畫院勅畫相國寺廊壁會上臨幸見益寫阿育王戰像問益曉兵

否對曰臣非知兵者命意至此上善之又畫崇夏寺大殿東西壁

善神筆力絕人有南國鬪象衛士騎射蕃漢出獵等圖傳於世

吳志

遼

常思言燕京布衣善畫山水林木求之者甚眾

遼史拾遺二十一

然必在

渠樂與即為之

圖畫間見志

既不可以利誘復不可以勢動此其所以

難得也

遼史拾遺二十一

元

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

案帝京景物略引作藝元蓋因讀元史而誤其句讀始為黃冠

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

錄

始為黃冠

元史方師

事青州杞

案元史亦作杞而續宏簡錄及帝京景物略乃作把

道錄傳其藝非一

阿納噶木

原作阿尼哥

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

元史方師當世祖時兩都



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續宏簡錄

所謂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昔

人嘗為之至元尤妙搏換又曰活脫輟耕錄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

者以為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宮女為妻命以官長其

屬行幸必從仁宗敕元非有旨不許為人造他神像元史方技傳大都

南城長春宮都提點馮道頤始作東嶽廟於宮之東謀於其徒曰

不得劉正奉名手無以稱吾祠且正奉嘗從吾徒遊將無靳乎即

詣元言之元以前敕未之許也是時廟未成民間以靈異禍福相

恐動事未甚顯灼馮去後元果恍惚若有所感病不知人者三日

或為之禱乃起謂其門人子孫曰速為我御我且之東嶽廟至廟

疾良已會立廟事奏御元祝曰願親造仁聖帝像既而疾大安又

進秩二品益喜曰是神之賜也因又造炳靈公司命君像而佐侍

諸臣有弗當其意悉更之蓋幾有神助者仰瞻仁聖帝道園學魏

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

久之未措手元史方技傳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瞿然曰得之矣

非此莫稱為相臣遠走廟中為之即日成帝京景物略觀者咸歎異其

所作西番佛像多秘密人罕得見續宏簡錄按東嶽廟像劉元

元都勝境建於元代其像劉鑾塑也而金鼇退食筆記以為劉鑾

析津日記云說者疑鑾與元音相近而誤考郝伯常陵川集燕有

四賢祠其像塑自劉鑾則鑾別是一人著于正奉之先者也謹按

元都勝境本朝乾隆二十五年重修大都神塑猶存元名手劉

姓元與鑾東嶽搏換稱元賢茲天慶像鑾坯挺可以證相沿之誤

盧昶霸州文安人世以方技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

旨校正和劑局方刪補治法累遷尙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

讀老不知倦岐黃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閎衍



浩博纖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  
驗頗能似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爲有道之士年壽八十  
有七自剋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  
書故在方技之外復達治心養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  
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卽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爲善惡宜有神明  
昭察之又曰人爲陽善人自報之人爲陰善鬼神報之人爲陽惡  
人自治之人爲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  
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旣  
以治已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甯壽考五福俱備非偶  
然也

元遺山集  
二十四

李衍字仲賓號息齋道人薊邨人官至浙江行省平章政事致仕  
封薊國公諡文簡

圖繪寶鑑七

衍博學多通少時見人畫竹從旁窺其

筆法始若有喜旋覺不類輒歎息捨去後從黃華子澹游已觀華  
所畫墨蹟又迥然不同乃復棄去至元初來錢塘元史類編三十六見文  
湖州墨竹數十皆以爲不佳且疑東坡山谷與湖州文字交特多  
曲筆過與也錢塘王子慶謂曰子所見皆非眞湖州筆耳持一幅  
示之竹凡五竿濃淡相依枝葉間錯曲折向背欹側低昂各有態  
度於是叫絕深悔從前議論之非六研齋筆記自後一意師之元史類編三十  
六用紙臨摹髣髴攜歸盡力學之又獲三本又得南唐李頗叢竹  
圖蕭協律筍竹圖參閱衆妙而後成家六研齋筆記其畫竹法加青綠  
色嘗曰墨竹畫竹皆起於唐自吳道子以來名家纔數人王右丞  
妙蹟世罕其傳蕭協律雖傳昏腐莫辨黃氏神而不似崔吳似而  
不神惟李頗形神兼足法度皆備然文湖州最後出不異杲日升  
空燭火俱息黃鐘一振釜瓦失聲矣後使交趾深入竹鄉於竹之



形色情狀辨析精到作畫竹墨竹二譜凡粘幘攀絹之法悉備子  
士行字遵道官黃巖知州畫枯槎竹石得家學而過之尤善山水

元史類編三十六

李有一名立義字仲方燕京人官兩浙運司經歷工古隸枯木竹

石意尤高遠

元史類編三十六

作者推服

圖繪寶鑑五

明

陳復字啟陽

無聲詩史六 圖繪寶鑑作啟鴻

按續

號坦坦居士燕山人

續圖繪寶鑑 幼

同弟後從伯父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因與詩人文士交稔是以

才思充溢詩文清奇尤長作畫

無聲詩史六

山水松竹皆有矩度亦精

寫照

續圖繪寶鑑

由儒士任鴻臚序班管禮部鑄印事用薦改國子監

典籍弟後字啟先號厲齋

無聲詩史六

詩文書畫與兄齊名

精堪輿之學用薦任欽天監博士子漢繼其業焉

無聲詩史六

續圖繪寶鑑 尤

許紳京師人嘉靖初供事御藥房受知於世宗累遷太醫院使歷

加工部尚書領院事二十年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以帛縊帝氣已

絕紳急調峻藥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出紫血數升遂能言

又數劑而愈帝德紳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賜賚甚厚未幾紳得

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

所能療也已而果卒賜諡恭僖官其一子卹典有加

明史方技傳

高鏊字器之大興人初受業於醫者徐浦故又姓徐氏曾奏藥乾

清宮授冠帶值武皇帝南巡鏊借醫切諫曰郊行野食風雨罷勞

動傷不測陛下即自輕奈宗廟何臣職在調護失職當死不言當

死而犯忌諱亦當死惟陛下裁之時諫者百二十人皆遷官徙外

鏊獨以小臣妄言論戍極邊會有詔徵還歷進太醫院判食四品

俸免官鏊以藝諫濱死卒榮仕善終

萬曆沈志



李近樓京師瞽者籍錦衣千戶善琵琶能左右手彈新聲古曲無不絕妙平生羈愁哀怨及人已胸中事皆於鳴絃鐵撥發之令人髮上指淚交下忽作魚山梵唄泠然孤僧雲水復作蘇臺圍獵淒然百獸鳴嗥有言瞽者習琵琶穿被作二孔寒夜舒手出其中時時弄撥故幾于神若此譚耳

周鳳東安人以農爲業居常與洪蓮爲友授以撫病之法撫處卽愈又授以數術算人生死無失鳳自言某月日當死至日闔戶以謹避之忽下床一跌而歿其時有均智者曾授數術於鳳亦能知生死不爽毫髮云東安李志

高松字守之號南厓子文安人不仕善書學窠大字書史會要潛心六書取崔瑗受師蔡邕永字八法推廣而變通之側化十七法勒化十法努化六法趨化十三法策化七法掠化十法啄化四法磔化

四法文安楊志能繪小景并梅蘭松菊之類如鉤勒竹葡萄甚佳其雲

山墨竹尤所長也無聲詩史六書品畫格擅名一時所傳論序之法及

竹態墨竹等說具詳畫譜文安楊志

國朝

金可礪字子卓永清人善方技初爲某王門下醫藥房供役年老退居鄉村村中有病者可礪不問貧富皆爲治之人有邀覲者雖寒暑風雨無所避治之往往有效人以是爭重焉有張生年四十得勞損疾久不治奄奄待自斃矣可礪一診卽有起色爲處方劑數月而痊有河務曹官妻某卧病數月初若癥結其後每語腹中輒作應聲諸醫不知所爲可礪曰此痰也痰消聲自息矣處方治之匝月所患良已人有怪症疑病可礪一見輒能治之自謂善讀醫經不如多所閱歷臨症旣多病理自不能遁可礪年八十八矣



精神健如壯歲猶納妾生少子云

永清周志

馮源濟字昭仙號穀園涿州人銓仲子也

涿州吳志

順治十二年進士

畿輔詩傳十二

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充

日講官以

御試第一遷侍講轉侍讀

聖祖御極遷秘書院侍讀學士坐事望誤降東城兵馬指揮遷河

南歸德府通判陞淮安河務同知丁父憂服闋

詔授翰林院侍讀遷左庶子尋拜國子監祭酒卒

涿州吳志

源濟好書

畫

圖繪寶鑑

山水學董黃布置宏濶

畫徵錄

閒淡簡遠

圖繪寶鑑

筆墨深厚

錄

蘊雅非常

圖繪寶鑑

著有穀園恰宜樓詩集

涿州吳志

劉某忘其名寶坻人少游湖南遇異人授誅邪術其術五月五日

擇明淨黑豆百粒設巨案覆以紅氍毹中置一盤每拈一豆息諸

念持呪四十九度擲盤中盡百豆乃已念或少弛豆即自盤躍出

並前豆悉成棄擲需次年午日竭誠重鍊鍊成囊豆繫腰際寢食

動作不少離名曰母砂持此妖不敢犯他人或祟於妖招劉劾治

劉別用黑豆升許每豆持呪三度日子砂翁以擊妖妖立斃邑朱

某為妖所攝日逐以白騾車僕曰老安至一宅有美婦二更番媾

黝朱日見羸瘠後妖就朱家蠱益甚家人延劉至擊以豆二女妖

現蛇形死老安是日亦駕車來蓋墓妖驟則白鼠也擊之並死自

是名噪甚遠近爭延致之年七十餘預識死期徧別周親至期果

逝母砂一囊納棺中以殉呪失傳後遂無習其術者劉行四善鼓

琴人皆呼為劉四先生

蜚階外史三

梁九公太監也北地多蝮蠅好事者率盛以葫蘆置暖處可經冬

不死葫蘆長者如雞心截其半嵌以象牙或紫檀為蓋其扁者旁



拓玻璃窗以刀刻諸花卉都下尤貴重之九公居輦下種此為業  
 售必獲巨值方葫蘆未成時束以範方員大小唯所欲大者如斗  
 可為果盒嘗見一盒蓋與底各一葫蘆內外同色不見瓢亦無合  
 縫處上下鬪筍渾然天成毫無柄鑿質輕而堅歲久不  
 裂尤奇極小為婦人耳璫尤精巧其他奇形詭製不可殫述文備山  
 水花鳥之狀細入毫髮非由刻鏤空隙處皆有梁九公製小方印  
 他人效之不能及也蝸蝓葫蘆尤佳人皆呼為梁葫蘆史二階外  
 邵公大興人家世業賈持朱提一對向耳畔搖之擲案上聲鏗然  
 曰銖兩若干色若干權以衡不差絜黍鎔以爐色符合若既傾而  
 後言也百試百中問其故曰熟能生巧耳以是都中銀市非邵至  
 價不定亦藉是資其生計云史一階外  
 高二爸寶坻人為捕役藝絕倫盜相戒不敢犯其境歷任令頗優  
 禮之年七十餘屢求退令不許會武清有盜拒捕殺事主案捕不

能致令訪知高遣僕卑禮厚幣以聘並函致寶坻大尹以郵鄰大  
 義婉致之高不獲已敦迫而去至某處盜窟其渠迎之入令其下  
 劇盜二三十人一一謁曰爾等皆非二爸敵也問來意曰二爸亦  
 太多事我等相戒不犯公境數十年今又理越境事耶二爸曰我  
 來不獲已因歷述武清縣令禮聘狀邑令敦迫狀且曰我年已七  
 十既敢來此數莖朽骨尙自惜耶不得案中人有決一死鬪耳渠  
 曰遠來大不易且共飲羅列酒肴延之上坐酒三巡獻肉一盃一  
 盜曰我欲敬二爸肉一方敢食否應曰敢盜持刃之銳者刺肉置  
 高口高張其口承之盜并力戮刃穎已為齒所格力既竭不能進  
 毫末拔之亦不能出相持逾炊許渠曰休矣敢不令案中人隨公  
 去高張其口盜持刀坐數武外洗盞更酌三更向盡飲噉畢卒獲  
 二賊歸案邑令員家駒榜其門曰勤公勵俗年八十餘卒回部之



尊稱曰爸高回人至今呼高二爸云

史二 蜨階外

曹顯宗字思皇通州人國輔子穎敏嗜學懷抱不羈年十三補州諸生絕意進取嘗得異授精岐黃術著有脈訣一卷然不樂泛應人亦不敢輕致遇沈疴怪症固請乃至至則輒效初顯宗愛江南山水遊竟歲歸性嗜花羅植庭院淪茗賦詩以自樂當事造其門謝不肯見晚年亦超悟有與乩仙唱和詩一卷及古今體詩甚富惜散佚不傳年七十三無疾而逝

高州志

邱庭樹字孟直號醒蘭宛平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歷官工科給事中

畿輔詩傳

工畫山水蒼秀縱橫獨運靈機一空倚傍

墨香居畫識

子桂山乾隆四十年進士召試授內閣中書歷官廣東潮州府同知有依綠山房詩贖一卷

畿輔詩傳

王晴溪寶坻人工打盤術卜人休咎術用羅盤置木尺問者預書

事覆盤下令人持尺撥盤視尺押何度當作何字畢集諸字偏旁湊合之文詩詞不一格閒有似古謠諺識之事後歷歷應晴溪素不甚晰文義以此知非僞託嘗挾其術走京師四方所至傾動爭延致之當和相盛時或決其必敗當問在何時書一絕中有句云玉猴授首在羊年玉猴隱坤字後和果以己未年伏法其奇中皆類此也性警敏髯長尺餘貌偉甚如世所繪鍾離權狀欲試其術者飲以酒盡數升許乃欣然爲之否雖王公不顧也卒年七十餘

蜨階外

呂聖功順天人善卜筮設庵於阜成門大街四十餘年多奇中家賴之小康善與人息訟事其爻辭一本易經而多別解爲經傳所未備於道光辛巳冬始卒亦術士中之立品者

嘯亭雜錄三

華陽吳祖椿校



幸御吳鳳新效

示前公也次辛巳冬...  
 局之小...  
 三...  
 不...  
 夫合之文...  
 在...  
 不...  
 夫合之文...  
 在...



